

雪

髓

先

生

文

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主

文

集

雲

洲

山

序

宋史贊趙應甫逢龍孫雪窗夢觀曰清操曰平直皆悉心直言不避權勢爲當世之傑出趙公鄞人也鄞志且言鄉人稱厚德粹學必曰趙先生每至官有司例設供帳命撤去具蔬飯坐公署拜宗正少卿兼侍講數爲上開陳疏奏甚眾稿悉焚棄今欲求之不可得孫公慈溪人也王伯厚敘其遺事曰尙論近世名卿於慈溪得三賢焉文元楊公文靖張公則聞而知之公則見而知之楊公遺著傳於世者夥矣張公諱虛著有月令解壽鏞

藝圃先生文集

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錄自文瀾閣猶未刊也今又得公文集凡二卷曰奏議曰故事其誌贊哀誄爲附錄一卷明嘉靖閒裔孫應奎編而梓之者也其書亦罕見今依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景鈔嘉靖本校而刻之因敘曰宋當理宗之世天下非不可爲也聚散離合之機閒不容髮作事謀始故無終凶思患豫防故能既濟見公輪對而乃動色於殘金之既殄忘大敵之壓境舉朝泄泄未安爲安敵存而懼敵去而舞見公輪對卒至習俗萎靡而國祚隨之公之言曰國家必有所恃而後立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

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嗚呼何言之痛也公言  
進而未竟其用僅僅以氣節著固公之不幸也然敗屣  
數開布衣蔬食持身玉雪一志初終子孫以此相安位  
雖絀而其道則信淳祐完人公其庶幾焉夫慈之三賢  
後先媲美其書皆傳獨惜吾鄞趙公應甫亮節清風與  
公同揆疏稿旣焚其藏於宋史寇者不知尙存天壤間  
否耶是在賢子孫與吾鄉人訪而求之矣因刻公集並  
著之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雪窗先生文集序

古之君子之於言也求盡其心而已夫言所以宣志而達猷也君子蓋慎之言行於君而用利大之可以謀王經世次之可以格事勸功飾詭而違實遷物而隱情則徇富貴者之所以自壞也吾讀雪窗孫先生之文而知君子之心矣先生生於朱季事穆陵其立朝議論有輪對有繳納有建白有論進故事忠愛之真所以志也子見其疏聽納之原辨忠邪之界閑得失之故極興亡之幾焉耳是故人主能審於其言而治可幾也知聽納之

雪窗先生文集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原然後可以廣善也知忠邪之界然後可以論相也知得失之故然後可以更化也知興亡之幾然後可以合危也其言抑而不阿抗而不激博故而不迂練務而不瑣有敬輿之遺焉蓋先生不以利害怵其素故其言盡不以嗜欲詘其剛故其行危鄉貴柄朝可以藉位兩府而先生弗爲也屢承郡紱而終身焉雖嘗晉參法從位未紓其用時未殫其言然先生之心則罔不盡矣斷國論者可以徵謀焉稽行實者可以徵節焉議道術者可以徵學焉信先生之爲君子也嗚呼穆陵於南宋可謂

僅治然多慾內訂匪人外附動色於殘金之既殄而忘  
大敵之壓境也蓋先生獨懷隱憂而舉朝方然泄泄其  
何望於諒先生之言矣先生裔孫文卿甫愬斯文之或  
溼也將傳之梓自江陰走書金陵俾塏敘塏惟先生之  
賢雖光昭史冊然世更二代年歷三百而爲子孫者能  
寶遺編而不墜使夫喬木增蔭流風激頽則孫氏之賢  
可徵矣祖宗有美而弗知知而弗傳可謂賢子孫乎吾  
近閱宣志則先生之名無聞焉乃知考覈難該文獻易  
缺今日之傳之也吾得無愆憑乎文卿甫吾畏也舉進  
士爲給事中以言落職茲江陰是無忝其祖云嘉靖歲  
丁酉九月丙申賜同進士出身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  
中陳塏謹敘

雪窗先生文集序

雪窗文集者宋吏部侍郎孫公之所著也公裔孫司諫君將梓行之出以示予予讀之喟然而歎蓋傷夫宋事云夫忠臣之事君豈願樂有是名哉遇不過庸不庸故臣或享直名而國無救於禍敗若公之所遭是已夫宋之亡也理宗實速之何則金虜雖殄元寇方張輕信寡謀日尋干戈而蹙疆土謂宜悔過厲精植良屏奸之汲汲也顧崇信奸回疏遜俊彥使國是日非士氣日挫長玩愒之習以成消沮之勢欲祚之永得乎公之仕也適

雪窗先生文集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當其時立朝多所建白皆援古證今指事陳勢鑿鑿可施之行事而理宗聽之如水投石卒無一言之入豈非有臣而無君也哉嘗以歲月揆之公之解司成吏侍出知建寧也其當丁大全逐董槐之後乎是時理宗之相惟槐差強人意而大全鄙夫得以逐之雖大學生顯斥其奸反得罪以去公直前之奏蓋體婉辭切而事已不可爲矣矧奸臣仇大學又非司成所能一日居也懇辭要階力請閑郡人皆高公之節而亦豈公之所樂耶夫理宗要亦非昏庸之甚者而舉措若此心窒於欲而蔽

於詔故爾公如彼何哉集凡二卷曰奏議曰故事其誌  
贊哀誄爲附錄一卷讀是集者可以論其世矣嘉靖十  
有六年秋八月丁卯廣陵劉教序

雪窗先生文集

序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庫全書提要

雪窗集二卷附錄一卷

宋孫夢觀撰夢觀字守叔號雪窗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後求外補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乃明嘉靖閒其裔孫應奎所校刊有劉敦後序云集凡二卷曰奏議曰故事其誌贊誄文爲附錄一卷故事者徵引古書於前而附列議論於後更番進御因事納規同時李曾伯集亦嘗載之蓋當時體制如是也其奏議自嘉熙庚子以迄寶祐丙辰正

宋政極壞之時所言皆切直激昂洞達時務如謂理宗能容直言而不能而又謂士大夫有寬厚之虛名非國之福尤切中宋末之弊視當時迂腐儒生高談三代衣冠而拯焚溺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雪窗先生本傳

宣文閣授經郎文林郎兼經筵譯文官危素奉敕撰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桂陽軍教授澗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爲武學諭輪對言人主聽言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差通判嚴州主管崇道觀召爲武學博士太常寺丞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嘉興府仍舊班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

雪窗先生文集

本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憲之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竦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滋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改知寧國府蠲逋減賦無算泛入者盡籍於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闔郡皇駭莫知爲計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勾祠且將以府印牒所遣官所遣官聞之夜過他日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爲之流涕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觀對帝悅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謂今內外

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  
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  
應自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  
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  
言遷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兼權舍人起居郎八  
上章辭免以監察御史吳燧論罷直龍圖閣予祠授祕  
閣修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公事甫至官卽復召爲起  
居郎兼侍右侍郎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  
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偏聚爲言

靈齋先生文集

本傳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且謂未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旣易相之後弊政亦自  
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  
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  
撰知建寧府蠲租稅省刑罰郡人徐清叟蔡抗以爲有  
古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觀  
也俄而夢觀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帝悼惜久  
之賻銀帛三百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  
直前其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而重名節云

論曰陸持之學足以承其家而不幸蚤喪徐鹿卿論議

明達克施有政趨逢龍之清操汝騰之不撓孫夢觀之  
平直洪天錫黃師雍徐元杰李伯玉皆悉心直言不避  
權勢孫子秀政績著見皆當時之傑出云

霽窗先生文集

本傳

三

四明叢書  
約編刊本



雪窗先生文集目錄

卷一 奏議

庚子輪對第一劄 聽言

第二劄 分別試

丙午輪對第一劄 結人心

貼黃 謹邊報

第二劄 通鹽楮

戊申輪對 論寬厚之弊

戊申輪對第一劄 論消沮之弊

雪窗先生文集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第二劄

壬子輪對 改元

癸丑輪對第一劄 論事勢無可恃

第二劄 論州縣財計

癸丑後省奏劄 乞召還李伯玉

甲寅後省奏劄 論蕭泰來

丙辰直前奏劄 更化

丙辰後省奏劄 論常挺

二論張濟之

三 論張萊孫

四 論周坦蕭泰來

卷二 故事

仁宗皇帝聖訓先盡大臣之慮

高宗皇帝詔籍記賊吏姓名

司馬光謂眾言紛紛乃朝廷好事王安石謂公議

爲流俗

仁宗皇帝罷左藏月進助縣官

呂蒙正言都城外飢寒死者甚眾願親近及遠

筆窗先生文集 目錄

孝宗皇帝抑僥倖

漢賈山言人主威勢

眞宗皇帝戒舉人它途進取

唐杜正倫論謹言語

孔子對季康子問盜

富弼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

歐陽修言朝廷百懼虜之色無憂虜之心

趙簡子使尹鐸保障

歐陽修乞重斷邊將賊汗

漢李尋言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

董仲舒乞限民名田

唐高鋈中詞科知貢舉

吳育言西北邊事甫定未可恃以爲安

附錄

墓誌銘

像贊

祭文

靈雨先生文集

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闌刊本

雪窗先生文集卷之一

宋慈溪孫夢觀叔度撰

奏議

庚子輪對第一劄

聽言

臣一介疏庸濫叨儒級誤蒙恩命分諭右庠茲因輪對敢陳一得之愚惟陛下裁幸臣聞切直之諫人臣之所難言而人君之所難容也蓋嬰鱗之患從古所戒而受人臣之盡言者惟明主爲能恭惟陛下不自神聖樂取諸人以爲善自登大寶十有七年炳丹之奏不知其幾

雪窗先生文集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什百矣臣不暇遠舉姑以近事言之旱魃爲虐下求言之詔眞從諫如流之實德也改元更化下追悔之詔眞改過不吝之盛心也士生斯世孰不欲披肝瀝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明四目達四聰雖堯舜之世不是過也自昔人主諱聞直言於是有謂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者矣今奏疏有曰箴戒之切不能止醉歌之譏溺愛之偏莫能掩道塗之議而陛下未嘗罪其言之過於直者自昔大臣多譏己短於是有專攻上身傅會大臣者矣今奏疏有曰隕穫去就自忤於禮義廉恥之維曲意

調娛莫決於陰陽內外之際而陛下未嘗恚其言之幾於訕也雲南喪師反以捷報昔有以此而瀆於危者矣今乃謂淮襄一百餘州三分失一而任其自如川蜀五十四郡一擲俱亡而聽其自若固未嘗不及於境土之日以蹙也山東盜起謂不足憂昔有以此而速於亡者矣今乃謂江陰之擾方息而毗陵之鬩繼作毗陵之鬩未已而青陽之寇已聚固未嘗不及於盜賊之日以繁也或有言諸夏虐流天降眾異者矣或有言茶鹽更法和糴科抑者矣或有言民不安居而至於散民不得食而瀕於死者矣不寧惟是言國步多艱危機交急者有之言事會已極政弊已窮者有之言何等氣象見於京城京輔者有之跡其往言難徧以舉憂治危明槩鄰於激昔劉蕡一策當時考官猶以爲嫌今陛下不惟赦之又優容之略無諱忌此非漢唐以來諸君之所可企及者也然危證荐臻壞形層出有如羣臣之所奏幾於禍至之無日豈其言果無補於事功歟大抵人君之聽言固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雖有言而不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今日之失毋亦陛下容納之量

雖闕而施行之意實少警悟之機雖生而繫吝之私難  
絕有乃訓而未克邁有所聞而未能尊故雖日聽盈廷  
之議而莫有執其咎者不然憤悻之心幡然而作將臥  
薪嘗膽可也將朝不食夕不寐可也將無日不申儆國  
人於天命之靡常而民生之不易可也尙忍坐視天下  
之弊之至於此極歟臣雖贅敘夫亦何益伏惟陛下少  
賜清燕之閒縉閣奏篇擇其切於今日之急務上關君  
德下關民命者剛決而力行之庶幾天命之將絕者可  
續人心之將去者可追不惟足以昭吾君聽言之實而  
又足以激臣子敢言之氣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  
陛下留神

第二劄

分別試

臣恭惟國家南宮試士典以從襄臨以臺臣事至重也  
爲士子者窮日夜之力辛酸於筆硯間不可數計也幸  
而得與計偕蓋有數矣又幸而無疾又幸而無故則重  
趺來京誰不覲夫旅進旅退而角勝於鶴立之場不幸  
而葭莩之親仕於中朝或司文衡或司簾外拘於條令  
則例皆驅爲別試之歸夫爲之宗族者固所不論甚者

母黨甚者妻屬稍涉於服屬之末亦皆不免別試且夫  
平居未必霑其餘瀝之潤自服而勞自中而選及來省  
闈榮望遽隔聲律之習稍眾猶可覬倖其間蓋有試一  
經而四三人者六七人者縱有出類之才局於額而不  
可得則私相告語以爲何苦自諉一試於陸沈之域涕  
泗逆旅之中怨嘗有司之室間有飲氣而疾遂指情親  
爲仇家者人之常情豈不愛其宗族愛其親戚於是一  
遇差官或託他故或祈幸免忽被選差則彷徨而失所  
措不知朝廷果何憚而不爲之處也紹定五年省試令

雪窗先生文集

卷一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漕舉胄舉人同避親人就別所混試所取員數幾四十  
人士子旣無孤經之患有司又無避嫌之憂不過撥大  
院差官之數及取士之額耳於朝廷初無所損而上下  
悉蒙其利成規尙在可舉而行此去省試不遠欲乞聖  
慈下臣此章送禮部看詳臣不勝拳拳

丙午輪對第一劄

結人心

臣一介書生比叨睿渥分諭右庠獲侍天顏曾殫末議  
茲又負丞宗寺攝事墾曹次當陛對敢陳一得之愚惟  
陛下裁察臣聞國之所恃以立者民也民不得其生則

國之所存者幸也盜賊公行莫之或止此非昔人之所以擠於亡者歟海瀕遐遠不霑聖化猶或有之近而畿甸白晝剽金此何景也繡衣之使至煩臨遣而猶未革其臂弓腰刃之習設或加之師旅因之饑饉則又將何以處此流離之子襁負相屬今且壘纍然於江之南矣曩者朝廷頗以爲慮或遣朝紳或戒郡縣必欲究其安宅而後已謀國之人失於區處非泛之費未嘗均節猶於此而屯施焉則遺至於今宜也今期年矣玩視習聽似已相忘於度外陪都之邑近幾激變則其他俟釁而發者直需時耳彼其退無所歸進無所倚豈能枵腹而聽其自斃天相國家則亦幸其僅爲小盜而已且臣聞之淮甸之間兵不足以衛民哨騎突來靡閒寒暑春夏之交驅掠我馬牛繫累我子弟哭聲振天聞者慘如也國家平時高爵重祿以奉邊將美衣豐食以贍邊兵一旦寇至縱之俘掠此固不容於誅矣然臣之所謂大可慮者則又不止是嗜利嗜殺夷狄之常今乃以吾文之閑於紡織者而使之蠶以吾丁壯之業於墾闢者而課之以耕以吾藝事之習於舟車鎧甲者而役之工重捐



金貝以易之廣置田廬以安之生聚教訓幾欲以中國之民反害中國而吾民乃困於盜賊困於流離居則無以衛之生則無以養之是殆類於爲淵毆魚者夫有民斯有土民不之恤何土之能保吾方口口彼方耕桑吾方困守彼方迭出吾之民日以窮約彼之民日以富庶吾之國口有鋒鏑之憂彼之國日有驅掠之利旣墟我襄蜀矣又擾我淮甸矣又聲言襲我廣右矣我日以弱彼日以強士大夫方且豢於燕安鳩毒之娛略無蛇豕荐臻之慮徒幸夫祖宗之所以得天得人者尚可憑藉苟焉偷安以觀吾身之不及見不思厄運適逢危機已露日星雷雪之變今歲特異殆若與事變適相符者火已及燃若何而不爲之痛哭流涕也先民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陳亮舉以告孝宗皇帝以爲今世儒者之所未講正此謂也嗚呼人民吾祖宗之人民也天下吾祖宗之天下也聚散離合之機閒不容髮至可畏也吾君相其可不旰食乎然臣竊謂盜賊之變是綏懷之而已耳流民之變是安集之而已耳吾祖宗受命民無以誕保之而誘之來歸乃出於犬羊腥羶之

類想其引領南望之心天地鬼神之所痛也爲民父母其忍付之無如之何而已哉有殫無貳不爲不義屈者寧能有幾萬一舍其畜養習其風上提戈反鄙將有撫我虐我之分事關宗社未易輕言甚非祖宗在天之靈所望於陛下者也陛下而一念及此則凡上而君德下而民隱內而朝綱外而邊備其得以玩心處之乎臣不敢泛舉以瀆天聽惟陛下毋以爲迂愚而忽之則祖宗幸甚天下幸甚

貼黃 謹邊報

雲雷先生文集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臣聞兵詭道也在彼者我可知在我者彼不可測則攻守可以制勝狡焉強敵擾我邊陲自閒謀不精而倏去忽來皆不能以豫爲之防吾謀亦已疏矣甚者帥閫之申明廷紳之奏請所以爲固圉之計者則夫人皆知之不幸而有漏師之人則彼得以窺吾動息諗吾堅瑕軍志之所謂先聲後實者反足以闢吾之機關矣幾事不密恐非獨害成而已也臣愚欲乞自今以後應有言及兵事者付之宥府密爲區畫特免報行庶幾有合於宥密之義惟陛下裁幸

第二節 通鹽楮

臣聞今日之急務莫理財若也生財之路窮獨倚辦於楮於鹽耳楮之爲數近如版曹所奏舊者已及四十二千萬新者已及二十三千萬方來者僞造者蓋又不知其幾多則賤少則貴理勢之所必然者今新楮之價較之下方亦且削於曩之半矣秤提殆幾無術毋已則權之以鹽羨乎爰自鈔法屢更民疑滿腹立爲高價商旅不行斥鹵之地敖庾充積謀國者回嘗建損價求售之策矣或者乃謂累而計之所損不少嗟夫損者固不少

雲窗先生文集 卷一

八十四明菴書

約園刊

矣不知過此以往所損其不遠乎潤下作鹹易復其性積藏日久既經有司秤量則損折之咎孰欲責償亭丁道者逃矣究詰司存舊者新矣此其患一也食鹽之家止有此數熬波所出額亦有常陳陳相因無所發泄縱於此時損價以售則食者有限外此何需非惟舊鹽虧價而新者亦與之俱矣此其患二也官賣之價旣窮則私鬻者愈得以奪其利積倉之額旣折則續納者必求以補其虧此其患三也朝廷方窘於用度之不足而寄命於鑿空之楮曷若損鹽之直使之流通於積滯之餘

則商者願出於市可使亭丁無失業之憂可使官吏無虧額之患可使姦民無販鬻之私可使異日新鹽之價不至於相因而愈損鈔法漸通國用漸裕或以之截造新楮或以之收換舊楮一舉而數利兼執事者何憚而不爲此也不然私價猶故商人巧於心計者必不肯爲無所利之舉矣昔者蘇軾進策先朝以爲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亦謂使今日而無積貯之鹽則亦將待價而沽之乎臣竊料及今而損其直猶可爲也日復一日價日益損鹽日益消二者將胥失惟

雪窗先生文集

卷一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陛下亟圖利之

戊申輪對

論寬厚之弊

臣聞士大夫無寬厚之實德非國家之福也士大夫習寬厚之美名亦非國家之福也夫寬厚國脈之所恃以立者也苟惟習於其名而不察其所以然則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漢初諸臣議論務在寬厚國祚綿遠終必賴之而或者且謂後世多行之者非也國朝以仁立國列聖相承恪守家法社稷靈長之計在此而不在彼也比者大化旣更正人在列一時敢諫之士執法之臣

稍過於激相繼引去於是意嚮潛移氣象隨異上下相  
仍遂一轉而爲寬厚之歸矣固不害於政也特患今之  
所謂寬厚者非古之所謂寬厚耳司馬光上言於仁祖  
之朝謂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  
事之臣多行姑息之政且當是時朝廷清夷羣臣輯睦  
宜若不容少貶而光所憂乃在於此矧今國勢日輕民  
生日蹙變故日繁疆理日削人才日少財用日虛而士  
大夫乃欲習寬厚之美名得乎臣竊妄謂今日士大夫  
之習俗往往謙沖退託之意多而運量把握之意少懲

創悔艾之意詳而奮發激揚之意略因循苟且之意重  
而作新振起之意輕含容隱忍之意厚而是非可否之  
意薄未必有市恩之心也而不敢任怨未必有好名之  
心也而不免懼謗風靈之地迫於調停未聞有十疏而  
攻一竦者封駁之司尼於宣諭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  
制者奉三尺法職也或至於循弊例以惠於僥倖忘私  
公義也或至於徇人情以爲圓融宜乎在外者習見內  
之積輕於是而懷玩侮朝廷之心在下者灼見上之優  
容於是而進動搖國是之論威弱而人不以爲畏則謂

其不至已甚也惠藝而人不以爲恩則謂其將以買靜也長此不已習以成風法度必且陵夷紀綱必且淪斃禮樂教化之具必且廢弛職分之所當爲者將有所避而不肯爲天下之所不容不言者將有所沮而不敢言矣習熟見聞視爲常事旁觀袖手莫肯誰何原其寬厚之初心豈知流弊之至此事勢所趨亦有不得不然者蘇洵謂久而不治則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惟陛下奮乾之剛行夫之決明詔二三大臣羣工百執事之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有含洪之量者濟之以直方之志有溫柔之德者加之以密察之功必如富弼以盡革眾弊之心爲心而勿以生事爲戒必如歐陽修以執奏內批之心爲心而勿以賈怨爲懼必如張浚以控制諸將之心爲心而勿以召釁爲憂剖破牽制之心洗滌彌縫之習不必一於任怨而不可無不避仇怨之力量不必輕於紛更而不可無改紀其事之事功一轉移間神觀頓復則寬厚之實政得矣不然漢之所以基禍者正是物也可不畏哉可不懼哉

戊申輪對第一劄 論消沮之弊

某一介疏庸備員匠監兼領郎曹三入朝班涓埃無補  
茲因輪對荐控愚忠臣聞事物之變有伏於至微而不  
可不察者消長之機是也善於覘國者不觀國勢之重  
輕先觀吾道之消長方吾道之日長則國勢雖輕而終  
必重及吾道之日消則國勢雖重而終必輕羣枉盛則  
正士消劉向所以知漢之必衰聽小人則君子道消陸  
贄所以知唐之必亂消長之機至可畏也恭惟皇帝陛  
下親總大綱更新庶政登庸舊學復畀相權收召諸賢  
盡真清要天下孰不改視易聽曰此小人道消而君子  
道長也然臣竊迹近事似於否雖傾而泰未開陰雖衰  
而陽未盛小人之聲迹雖寂而君子之事功未彰得非  
小人之道未嘗日進而長而君子之道已自不能不日  
退於消沮之域乎請舉其大者言之論道經邦不親細  
務以身徇國助理萬機宰相之職重矣陛下收還政柄  
之餘似有獨運天下之意造命不盡由於中書密旨或  
閒傳於省府則謂臣等將順之而不暇者宜也故其一  
吏當除動嫌親故不肯以除官八百之事自任一弊當

去卽疑斂怨不肯以盡革眾弊之志自期則廟堂之意  
嚮幾於消矣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宰相待罪  
臺諫之言重矣陛下於斥逐臺臣之後似有輕視言者  
之心月課或泯於留中風旨或承於面命則言十事而  
去五六者宜矣故其論人不行則泯默而已未聞有十  
九疏而論一章厚者言事不報則具文而已未聞有力  
爭不得而請解言職者則臺諫之風采幾於消矣指揮  
已降許以封還除命旣頒俾之駁奏給舍之權重矣陛  
下有留賢之心而不能無玩言之病疑其駁正則宣諭  
以先之畏其固執則改命而行之銀臺一司自謂失職  
者宜矣故其封駁之報至屢月而不見於邸書又安有  
援例而論漕臣之不當遷者繳納之上或申命則復爲  
之書牘又安有三舍人不肯命詞者則給舍之氣節幾  
於消矣推原其由臣竊謂陛下有立賢無方之公而未  
能盡無亦欲除吏之私有總攬權綱之得而未能盡無  
政由中出之失百司庶府非不知力陳時病之爲忠而  
不能不以直言去位者爲戒非不知痛懲弊倖之爲當  
而不能不以執法見斥者爲疑臣之所憂實在於此而



又有大可慮者焉易稱否泰之反一以消長占之此消彼長不能兩立吾道日消則必至於下陵上替外重內輕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矣況今法度不修紀綱不肅外而帥閫萬一玩視朝廷則誰爲陛下之張浚微而近習萬一擅作威福則誰爲陛下之杜衍下而小人萬一動搖國是則誰爲陛下之王巖叟此正賈誼所謂陛下雖賢誰與領此者也可不慮哉漢時有宰相而反詘於左右之辯論者卒以基後世近習弄權之禍唐自褚遂良之逐中外以言爲諱者幾二十年然則公卿百執之間其可使有一毫消沮之氣象哉臣願陛下明詔任事言事之臣各揚乃職爲宰相者必曰朝廷用例安用我爲爲臺諫者必曰受旨言事實所不敢爲給舍者必曰不經門下臣爲失職則朝廷之上庶乎可以振揚風采而無依違牽制之患也不然劉向陸贄之所深憂者皆今日所當鑒惟陛下

裁幸

第二劄

臣聞漢王吉有曰公卿未有建萬世之良策其務在於

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臣竊謂今世之士大夫求其留意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者亦不多見也夫以驟遷數易之官而御夫長子孫之吏已不出其上下手矣重以退食自公之餘多欲取暇而姦吏愈得以行其私於是公牘之行移或空其月若日小官之書擬亦不於日月而謹書焉遂使胥徒乘時射利可其意者則速與施行拂其意者則固爲藏匿未幾而莅是官者轉而之它則或毀其籍或新是圖或顛倒其後先必欲遂其所志而後已由是詞訟之滯者日益繁伺候於旅瑣之地者

日益眾賄賂公行咨嗟滿道又下而監司郡守之庭威令易行期限尤峻赴司點勘非一處所或申或展俱有定價故其縣鎮之違慢者紛如也不知夫立限之餘爲吏者固滯而不發繼則違限而責之略有加之詰問者則不過諉其責於置郵甚者縣鎮林送之徒取賕未滿則藏之累日而後出之居官亦不知其何如也引問之時則已落於典吏交通之後情僞百端未易致詰使其在我者明註其所發之日在彼者又明言其所水之日則違期之罪必有所歸而胥吏不得以行其姦文移往

復自此亦可以稍簡矣繼今而後能於此加意焉則上下必不敢以文具相應居長官者既有所考核苟沈滯於所屬之久則小吏何所容其身爲小吏者既久於申明而胥徒輒或爲之稽滯則爲長者亦得以知其罪而懲之況官無崇庠食焉而怠其事誰肯甘心被此名哉此亦勉其勤政之一助也如臣言可采欲乞付外施行

壬子輪對 改元

臣恭惟皇帝陛下奮發英斷更張化絃命大臣以開明公道責臺諫以振起頽綱用正人以奠安國勢邇來且

野窗先生文集

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暮年矣臣竊觀今日之治效非不差彊人意而未足以新天下之眾聽非不稍勝前日而未足以洗積年之舊汙歲月悠悠識者興歎此微臣所未喻雖陛下亦不能不自以爲疑也比者誕頒御札爰改新元豈非復欲以此而爲作新之機乎何則使更化而必改元則不待於暮年之後使今日已收更化之效則雖不改元可也臣有以知今日之改元未必非聖意之不足於前日之更化也雖然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不足於更化而復改元聖意爲何如也作事謀始故無終凶思患豫防故

能既濟此猶不可不加之意也倖門未窒賄賂尙行梵  
宇翬飛繕修不已是更化之後未能不爲聖治之累今  
將改元矣其可不思改過不吝以進君德乎內批特旨  
稍侵相權節貼宣諭莫殫言責是更化之後猶未能不  
爲公道之梗今將改元矣其可不思改紀其政以振朝  
綱乎平原出水大爲汎郡之災淫雨兼旬幾成害稼之  
虐是非此下有脫誤所以祈天命乎蠲稅有詔未蘇剝肉醫  
瘡之苦救災遣使無補流屍暴骨之人是非所謂詔書  
每下民若更生乎自古固有改元而致升平者今可不

思所以固人心乎儉人固已斥矣而彈劾之章多至覆  
護廉吏固嘗舉矣而貪黷之習不爲少衰則是與士大  
夫更始之意未白也高宗皇帝改元必斥誤國害民之  
臣今其可不甄別人物而清吏道乎提楮之令固申明  
矣而有司折納多至取贏言利之臣固已去位矣而利  
孔既開未盡省罷則是議更錢弊以贍用之功未成也  
哲宗皇帝改元必變青苗市易之法今其可不思所以  
寬之一分而制國用乎事事而圖之物物而思之如易  
所謂先甲三日而預期元亨之治如書所謂平在朔易

而預思平秩之規如記禮所謂其飭國典以待來歲之宜而預爲孟春布德和令之地則庶乎昔之更化非虛文今之改元非故事也不然王春肇始是爲元年日邁月增歲不我與陛下更化至於三矣陛下改元至於六矣今日惟不足於更化所以改元他日更化不足於改元則雖復欲更化而事已往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臣實懼焉惟陛下裁幸

癸丑輪對第一劄

論事勢無可恃

臣一介疏庸備員司府輪當陛對敢瀝愚忠惟陛下裁

幸臣聞國家必有所恃而後立無所恃而猶足以自立者幸也非可恃以爲安也臣不暇泛引姑以近而易見者言之天難諶斯天本不可恃也我朝受天明命以撫方夏此今日所恃以立萬世之基者也京邑之鬱攸甫息而浙濤之衝突繼聞人心皇皇莫究安宅未可委之以仁愛人君也民心無常民本不可恃也我朝得天下以仁此今日所恃以爲泰山之安者也近日都城家自警夜非征行之苦非戰鬪之危而怨聲載道至形歌謠而卒爲之寢罪設有役之過於此者則將必有辭甲而

諛鶴者矣未可委之以民無二志也大農月遣入不支出戶曹歲計取足臨時破楮莫售而未盡毀焚鈔法屢更而惟見積壓則國用無所恃鳳鳴朝陽相繼引去鶴書赴隴來者次且內批除吏多戚畹之私外闕需才蔑重弓之備則人才無可恃邊備方嚴徒聞有清野之說徒聞有守城之說赤籍之虛不暇問戎器之除不暇察是恃夷狄之不來而已國紀未張徒有重相權之說徒有振臺綱之說易置或判於頃刻之間施行頗難於繳納之後是恃福威之惟辟而已夫可恃者如此不可恃者如彼有可恃而猶不當以自恃環視四顧無一可恃以苟安可乎昔人有言曰室如垂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今日之無可恃豈直此二端而已哉此臣之所以爲國凜凜也陛下毋謂資稟獨高洞諸事變臨御既久熟知物情吾之聰明爲可恃也然細行不矜德之累也陛下毋謂蠲租賑貸不靳緡石革貪去暴屢播絲綸吾之德澤爲可恃也然小惠未徧民未懷也而況故舊敢於恃陛下之簡眷貂璫敢於恃陛下之使令士大夫之不肖者敢於恃陛下之知遇平居暇日未有動容變色

之警固可晏然而無憂猝有不虞之患突如其來臣又不知陛下將果何所恃也臣愚不識忌諱惟陛下憐其愚而垂聽焉

第二劄 論州縣財計

臣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也先保障而後繭絲故鐸得以損其戶數而有以固民志於危疑之頃然後知郡國固不可不爲斯民計朝廷尤不可不爲郡國計臣近者出守於宣嘗考五年版籍額二十五萬餘石除災傷檢放運司寄納諸縣截留遠年逃闕人戶拖欠之數所入多則十萬餘石少則六七萬石若併以斛面而輸之農寺總制所以苦不足而截上供以充府用者止萬餘石官兵請給宗子孤遺歸養濟囚糧雜支乃至六萬餘石移東補西委難支吾宣爲藩府猶且若此其它小壘抑又可知真宗皇帝朝大臣語漕臣謂東南權利已盡今總制經制月椿等錢俱非國初之舊牙契則奪於上司之拘權酒課則虧於歉歲之頻仍上下煎熬無復生意於是宗姓請給緩於放行而無以廣陛下睦族之仁兵籍單虛憚於填補而無以佐陛下立武之政是豈天

下之吏皆無一毫爲民爲國之心哉勢有所迫於上志有所不得伸於下其弊固應爾也於是朝廷因催數之浩繁而反有租額失陷之憂州縣上司之急索而反爲囊橐自豐之計文移旁午徒飽悍卒之欲版籍殺亂徒售猾吏之欺國家將何利於此而使斯民至此極也臣愚欲望聖慈申命大臣應自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量其極重稍與退還及有截數少不足以供一郡之用者量其多寡更與支給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而斯民亦皆受一分之賜其於國家命脈實非

小補

竊稽先生文集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癸丑後省奏劄

乞召還李伯玉

臣聞瘴惡者必彰善去凶邪者必登俊良蓋善之不彰與不瘴惡同俊良之不登與不去凶邪同頃臺臣蕭泰來小材足以爲惡強辯足以飾非自爲言官見之論列多知名之士雖何澹胡絃之徒曾不是過善類扼腕至以蕭艾目之若其兜攬關節轉鬻舉狀則其罪之靡者耳羣議滋紛眾怒難犯李伯玉奮不顧身首發其惡陛下以紀綱所繫姑鐫兩官初非謂泰來爲君子而伯玉



爲小人也近者天啓聖衷罷泰來言職天下莫不頌陛下之明遷臣相繼論奏略盡姦狀陛下不崇朝而出泰來於外天下又莫不頌陛下之斷臣於是時謂大姦幸已脫距善類可以安心遂不敢復以贅瀆天聽今泰來罪狀既以明白則伯玉前日之奏不爲謬妄審矣況伯玉心乎爲國勇於疾邪使之立朝必能直辭正色上格君心謂宜朝黜泰來而夕納伯玉可也今縱未能還之本朝亦豈當處以謫籍歲月悠悠施行若此果何取於瘴惡而去凶邪哉陛下卽位以來崇獎直言其間固有

壽徵先生文集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以詆訐而得罪者或罹薄謫旋卽超遷且伯玉蓋嘗得罪於臺臣陳垓亦遭斥逐陳垓甫去陛下卽召之入祕府位都曹於正人可謂無負矣泰來之去且將數月伯玉坐謫亦已及暮而鐫秩之罰尙仍元降指揮未蒙昭雪臣恐爲善者懼矣臣愚欲望聖慈將伯玉已降官資並與敘復速賜召回以穆公論以杜羣枉不勝善類之幸所有錄黃臣未敢書牘

甲寅後省奏劄

論蕭泰來

臣聞紹聖之初有董必者所爲刻薄奉使嶺外欲釋憾

於元祐之諸賢而不得逞後緣除授給事中陳次升封  
還詞頭必訟次升嘗謂元祐臺諫哲宗皇帝何其重朝綱  
而惜善類也蕭泰來向爲言官不能區別邪正以報陛  
下親擢之恩乃倡爲邪說取陛下更化以來所收召之  
君子一網而盡之曰是虛議論也是非常人之吉士也  
蓋王安石欲去熙寧之君子則名之以流俗京下欲去  
元祐之君子則名之以邪黨秦檜欲去紹興之君子則  
名之以異議何湛劉德秀欲去慶元之君子則名之以  
偽學泰來之爲此言是學安石京下檜湛德秀輩而甚  
之也且更化以來所收召之君子論諫雖未免於太切  
而其意不過於忠愛人君褒貶雖未免於太白而其意  
不過於扶植善類當是之時泰來豈無它人之可言而  
乃汲汲於當世敢言之士得非珠玉在側覺我形穢而  
肆爲醜正之言乎得非已無骨體疾人有之而陰進拒  
諫之計乎掩義隱賊毀信廢忠故以陛下之好賢樂善  
或者謂其不能無投杼之疑皆泰來以邪說誤陛下之  
罪也周官有議賢議能之法春秋有爲賢者諱之事本

朝趙抃亦謂君子有過當扶持而安全之而程頤見論人之短者則曰汝輩且取它長處縱諸君子之過盡如泰來之言求之聖經之格言先朝名臣之芳躅已不合矣况非如泰來之言乎由此而論泰來真誑白成黑指正爲邪者也臣昨具奏乞收敘李伯玉嘗及泰來之姦此天下之公言而非臣之私言也泰來長惡不悛怙終自是辭免之疏有曰近臣無公是誑白成黑誑黑成白小人有私朋比指邪爲正指正爲邪又且曲爲相醜詆之詞直欲反昭回之翰不思朝廷之置給舍正謂制敕或有未便而許封還初未嘗以反汗爲嫌也臣之辱官自應汰斥而泰來輒効董必之訟言者豈容無董必之罰乎臣而不言紀綱掃地矣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泰來褫職罷郡以彰公論以振朝綱所有錄黃臣未敢書牘

丙辰直前奏劄

更化

臣立螭無補去國踰年被命提泉業已就道自天錫寵俾復舊班再望清光實在陛下易相之後敢以更化之說上裨時政之萬一試垂聽焉臣聞徇更化之名而失

更化之實固非有國之福也諱更化之名而忘更化之實尤非有國之福也臣嘗觀先儒程頤釋復之義其於頻復則曰頻復而失危之道也其於迷復則曰居復之終迷而不復凶可知也頻復而失固不可迷而不復其可哉恭惟皇帝陛下以不世出之資撫大有爲之運紹定癸巳易相則更化淳祐甲辰易相則更化淳祐辛亥易相則又更化迺者奮發英斷斥逐大臣當此之時壞證弊端不可一二數如司馬光所謂改之如救焚拯溺惟恐不及可也然朝廷之上不以更化爲局面縉紳之間不以更化爲國論前後之易相一也而局面與國論則有不一焉故臣得以妄議今日諱更化之名也夫所以諱其名者得非習見前日已試之弗績逆知今日改紀之無成定見轉移於境變情遷之餘銳意銷沮於志勤道遠之頃故向之所熟講者乃今之所厭聞者也使今日果能剷除痼弊圖集事功雖不以更化爲名未害也乃因諱其名遂併其實而忘之架漏目前苟延歲月亦終於淪胥以敗而前日徇更化之名又將有迷復之凶治功何時而可成世變何時而可回乎且去相當國

無杜衍封還內降之節有王珪三旨宰相之風於是宣諭內批兼行相事崇階美職閒授私人幾有人主與丞相爭除吏之失今易相矣謂宜政事必付中書手筆不廢朝令可也然而瑣細臚仕明示恩私倖門捷徑類多得志無以異於前日也去相當國無韓琦竄斥守忠之勇有丁謂私庇允恭之欺於是依憑城社潛作威福陵轢搢紳敢敵公論幾有西頭之勢重於南衙之漸今易相矣謂宜一宮府之體而昭平明之治抑內侍之權而安掃除之職可也然佞倖之家寵賂益彰修內之私聚

斂未已無以異於前日也去相當國不能以呂夷簡不念舊事爲意而異己者斥乃欲操熙寧大臣偏重之舟於是真鴻高飛不免矰弋白駒空谷不顧場苗今易相矣謂宜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可也然前席之思方切本不當以傅長沙今知名之士當居中而予外者何其倒植也蒲輪之召方趣本不當以舍魯邸今既召之賢未赴闕而中畫者何其從事於虛文也則猶前日之未能用君子也去相當國不能以陳恕不進三司錢穀之數爲心而應奉享上乃欲履宣和大臣已覆之轍於是紫

闕筵嚴錢神可入瓊林充溢稅陌不知今易相矣謂宜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可也然詔書之督上計本非漢之令典今賦額之復上煩御筆末流之弊何如也內藏之有進奉本非唐之美事今非泛之取猶賴內庭常賦之外何所從出也則猶前日之未能寬民力也然則未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也既易相之後弊政亦自若也轉移局面已越半期快活條貫未聞一二謂非諱更化之名而忘更化之實不可也陛下所以勇出前日之相者正以其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偏而不起眊而不行

故耳以今視昔相去幾何是無怪乎非時之雷食日之月隕石地震之妖天災地變之稠於前日也光化之城舊利之成大理思播之攻敵國外患之急於前日也今何時也雖深陳既往之悔而下哀痛之詔可也陛下聰明之資卓冠百王慶賞刑威之權盡在一己帝王盛德大業惟所欲爲願乃因循苟且之意重而震厲奮發之意輕□□□□多而明白洞達之意少爲善不勇疑事功之未必成歷變既深謂天幸之可數得不爲弗慮胡獲之思每持毋動爲大之見羣疑以難視爲故常

危言激論或至扞格是以陛下帝位三十有三年正道久化成之時方且有夙興夜寐未知所濟之歎非特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雖陛下亦不能不自以爲惜也蓋前日御更化之名而失更化之實故雖更化而不足以成天下之功今日諱更化之名而忘更化之實故雖易相而不足以救天下之弊然則何爲而諱更化之名或曰改過之憚也立志之卑也天理未純而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慾未盡而除惡不能去其根也周惇頤有言人之有過如護疾而忌醫其害不可勝言者前日尙存

更化之名既止如今日之所觀今日盡去更化之名又未知他日之何若覘國者直爲此凜凜也陛下視今日之天下其務因循重改作之時乎抑爲政不行必變而更化之時乎不興滯補弊雖宣王無以成中興之名不改之以終善道雖太宗無以致貞觀之治況乎紀綱廢而不張威令玩而不肅當更化而不更化此正董仲舒所謂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者也然豈特不能善治者哉長此不已它日蓋有大可慮者存也臣願陛下察世運之旣極念國事之已非願省闕遺斷絕牽制如易之見

善則遷如書之改過不吝怵惕惟厲思免厥愆以加側身修行之功引咎責躬布於境內以立修政攘夷之本補綻決壞支持邪傾以爲濟時拯世之術明詔二三大臣捨其舊而新是謀毋諱更化之名而蹈迷復之戒天下尙可爲也不然世變日下如江河臣懼焉而已矣惟陛下留神

丙辰後省奏劄一

論常擬

臣聞曲臺典禮之職實爲朝廷清望之官必清約如楊綰清潔如賀循而後可以居之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臣

吾翁先生文集

卷一

五九

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伏見新除太常少卿常擬科名雖峻識見甚卑自登仕途蔑有善狀其出守三衢也折苗之贏則捲入私囊楮積之米則變爲路費邦人具能言之其人分六察也聽其兇晞尹兜占稅物致鄉人之稱冤縱館客樓其姓者交通關節使平民之溺死通國無不知之睿斷如神已解言職貪夫無恥載入修門以清望之官而畀之若人非所以重禮樂之司也欲望聖慈將擬新命特與廢免不勝公道之幸所有錄黃臣未敢書牘

二 論張濟之



臣聞君無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著在古禮昭如日星所以扶持世教防範人心至不輕也故以國廢名以官廢職名可廢職可廢而諱不可廢也隋書以韓擒虎爲韓擒唐文以丙辰爲景辰雖以武三思之不道每對人言猶稱世爲代非君所而且若此況前旒黈纁之下乎臣伏見新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張濟之奏對次篇引用書語其一從西從凶正犯哲宗皇帝嫌名臣一見之不覺悚息猶恐書吏筆誤載於省房關到奏御正本所犯一同操觚弄墨之生尙以此見黜於場屋垂紳搢笏之

士乃以此昌言於朝廷是敢於君所而無公諱也無禮於君莫此爲甚忽覩除目典教東庠論其科名固不爲忝第直講王邸教育宗英顧使不避祖宗之諱者爲之天下皆知其不可也臣愚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濟之罷黜以正國法以肅官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牘

三 論張萊孫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中訓卽前添差淮南東路兵馬鈐轄揚州駐劄仍釐務張萊孫差知袁州帶行環衛官臣竊惟袁之爲郡實江左名邦以法從之□□

口其選至不輕也今忽畀之一小使臣殊駭觀聽雖惟辟作福無所不可然除授之事亦當按之舊典參之公言其它豈無武人可得之郡稍合近比則天下莫敢議其非臣職分所在不容自默

四 論周坦蕭泰來

臣聞傳有之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崑爲惡不同爲姦則一儻使羸豕之蹠躅必成滋蔓之難圖臣伏見朝請郎周坦雖忝掄魁全無學識不念榮進之素定惟知溫飽之是謀初宰相待罪臺諫之職

東窗先生文集 卷一

三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坦則藉妻舍之通家使內言之出梱相爲表裏變亂正邪辱言責甚矣內而臺諫外而監司皆天子耳目之所寄也坦則溺婦翁之私情推部使之風采公肆彈劾不畏嫌疑壞紀綱甚矣毀公植私附下罔上此傳所謂不則德義之經者也朝散郎蕭泰來蠶工於文不明乎善良由氣質之偏駁不知議論之回邪再爲幕官已逞貪虐自登言路益務蔽欺無瑕可以非諸人枉己未有能直人者也泰來則以司憲之府爲欲窟以聽訟之權爲利源請託公行是非倒植汙清臺甚矣人臣惟不言

言則入此六事聽言之道不可豫爲一說以禁切之也  
泰來則指敢言之人爲虛議論指好修之士爲虛名邪  
說盛行一網殆盡誤上聽甚矣惡直醜正靜言庸違此  
傳所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者也臣考之國史有曰庶官  
之外別加職名所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得之爲榮選擇  
尤謹又曰祠祿之官所以佚老優賢祖宗之時員數絕  
少其選俱不輕也坦泰來昨以臺臣論列禡職罷祠審  
旨一頒公論惟允今許之牽復或者謂之惠姦大明當  
天固不復用履霜堅冰尤當豫防臣愚欲望聖慈特發  
睿斷將泰來依舊職予祠新命並與寢免以正國法肅  
官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牘

雪窗先生文集卷之二

宋慈溪孫夢觀叔慶撰

故事

仁宗皇帝聖訓先盡大臣之慮

皇祐二年諫官韓絳嘗因對言曰天子之柄不可下移當閒出睿斷上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理而有司奉行則害已加於人故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

出皇朝  
備要

臣嘗讀周禮至於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而竊有疑

雪窗先生文集 卷二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焉夫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其權似不容有所分也而顧以大臣參之何耶蓋嘗拜手敬觀我朝仁宗皇帝寶訓而後知聖人之所爲其計慮固已深矣事從中出一時若足以快人意佗日流弊之極則有不可勝言蓋人君出言自以爲是則羣下孰敢矯其爲非間有敢於嬰鱗而犯雷霆之怒者固已難矣迫於宣諭忱於憂畏則百鍊之剛其不化而爲柔者幾希雖然用行舍藏人臣固無所輕重也人主而爲社稷謀其亦便於此哉韓絳徒見仁祖之時威權不立而乃以閒出睿斷爲請夫豈

知仁祖正欲一付之公議也今觀聖訓乃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毋亦曰戚畹千求蠹吾法也貂寺旁睨伺吾隙也一撤其防趨者瀾倒斜封墨敕職爲厲階豈若外廷之公是公非哉不特此也內降指揮詔之執奏內侍宣傳許以審覆固非待於杜衍之封還而後知所自謹也陛下淳厚之德與仁祖同符而天造神斷置廢予奪莫不自我又無仁祖朝威權不立之患則天下之事尤當盡付之公議可也夫何邇年以來羣下奏疏一則曰臺評之節帖也二則曰敕使之調停也又否則曰

內批除授多瑣瑣之姻婭也夫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皆非人君所得而私也願陛下深長思之毋使羣臣之言得爲聖德之累則天下幸甚范祖禹謂法仁祖則可以知天德惟陛下留神

高宗皇帝詔籍記賊吏姓名

建炎二年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贓人令中書省籍記姓名罪至徒者永不敘用按察失於舉劾並取旨科

罪出繫  
年錄

臣嘗謂財用之在天下昔非豐而今非嗇也今日之國

用竭矣民力困矣財用果安在耶亦在於士大夫之家而已爰白貪風熾禍彼此相誇自一命以上往往皆以爲冒於貨賂之具貴爲公相者田連阡陌子女玉帛充牣其家幾於上逼乘輿下至一郡縣吏解組言還無不囊金匱帛奪人田廬此皆通國之所共知者由是民日益病國日益貧神理降罰閒有聲鯨鯢之罪然在上者則詔曰勿推在下者則每以貨免否則以改正復用矣嗚呼欲以此而求天下之治雖堯舜不能也祖宗盛時所以待賊吏何其嚴也或真決或杖死或配之沙門島祖宗不以是爲不仁也不仁於賊吏乃所以仁於民也故高宗皇帝在御恪守家法應賊吏必令中書記姓名至徒者永不敘用失於舉劾者亦必罰無赦蓋以賊吏害民其烈有甚於盜賊也盜賊之犯法例不得免賊吏之犯法或託以不曾伏罪或託以曾經赦原或託以及期指揮經營關節率皆敘復是勸之爲盜賊也陛下子愛庶民惟恐有以戕其生而貪墨之吏不惟不能任芻牧之責反敢借陛下之名位以行其私陛下何負於此曹而此曹忍負於陛下也此而不懲民愈病而國愈貧

矣爲今之計宜詔中書令如建炎之制應天下賊吏曾  
經抨彈者纂爲一錄於內編節緊切罪犯其重者雖赦  
不原庶幾小人有所忌憚而中人之材亦不至陷於爲  
惡於國無損於民爲利臣不勝拳拳

司馬光謂眾言紛紛乃朝廷好事王安石謂公議爲流  
俗

司馬光登對上曰朝廷每有除拜眾言輒紛紛非朝  
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之好事也王安石爲參知政  
事入謝因爲上言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變天下流俗

雪窗先生文集

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姦臣欲敗先王之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是以陛下  
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  
威而天下之權已歸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

並出三  
朝名臣

言行  
錄

臣聞危言激論固人主之所難從而法家拂士乃國之  
所恃以存者也人主未必有拒諫之心而惟勸之以納  
諫之善此君子之用心也人主未嘗無納諫之資而陰  
導之以拒諫之計此小人之用心也非特君子小人之  
情狀由此而分而國家安危治亂之機括實由此而決

也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虛己受人猶懼不既犯顏敢諫曾何幾人惡其訐則忠直者疑厭其激則奮發者怠十事而去五六勢所必至也君子安得不力爭而深辯之以明忠言之真有益於人之國歟小人惡人之有言則必立爲一說以誤人主之聽然後舉天下之言者皆可以是以說罪之其端甚微而末流之禍有不可計此乃大易入於左腹之戒所以示萬世者不容不嚴也神宗皇帝卽位之初仁宗所養之君子方日進而日盛也遇事輒言微過必諫幾於南衙羣臣面折廷爭不得舉手之時也故以神廟之好賢樂善亦不能無紛紛之疑賴司馬光忠於愛君以爲朝廷好事實在於此神廟不罪其忤旨且諭之以欲朝夕討論以規遺闕不幸王安石用事乃病其紛紛而導其君以與羣下爭勝負應言新法之不便者一切指爲流俗然神廟之朝君子嘗暫退矣而終於用正論嘗少鬱矣而終於伸雖安石欲深罪言者而終不見聽神廟之所以愛惜善類者何如此其至也陛下卽位以來恪守家法崇獎直言士氣以涵養之久未免大聲疾呼於旒冕之前雖陛下



聖度如天曲加容納而亦豈能無神廟紛紛之疑惜乎  
檢王之徒不能推廣司馬光好事之說以回天聽顧乃  
規倣王安石流俗之說以塞人言聲嗟氣歎之間微有  
不悅意諭色授之頃疇不致疑故陛下未嘗不好忠言  
而羣下自不能不以逆耳爲嫌陛下未嘗不導人使諫  
而羣下自不能不以嬰鱗爲懼徒見諫書之稀而託於  
聖朝之無闕事而已神廟以前朝所養之君子既能力  
加愛護於羣議交攻之餘陛下以卽位以來所養之君  
子或者乃謂其積年任而信一朝疑而斥長此不已則  
緘默相師而欺誕成俗與天子相可否爭是非之意不  
可復見臣直爲瘳瘳也臣願陛下恢寬容之量以開眾  
正之路揭陽明之鑑以杜羣枉之門毋使先入之言得  
以售欺毋謂忠告之論幾於太激庶乎邪說不得爲正  
論之害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

仁宗皇帝罷左藏月進助縣官

慶曆二年五月罷庫月進錢千二百緡上語輔臣曰  
此周官所謂共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斥以

助縣官

出仁宗皇帝長編

臣嘗聞春秋書天王使冢父求車何以書譏非禮也夫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一車之求若未爲過而夫子筆之以爲萬世之戒傳經者且曰天子不私求財也蓋財生天地閒固皆公上之物九貢九賦則有周公之典在此外則私而已矣且內府所掌者不過貢賦耳必曰以待邦之大用焉大府以充府庫者不過萬民之貢耳必曰邦之賦用取具焉有以見周之令王其於邦用非惟取之公用之亦未嘗不公也嗟夫關市不征澤梁無禁路中有委候館有積此周所以王也後世藏富於

國視古者藏富於民之意已相萬萬況又欲以國之富而供天子之私奉養其可乎仁宗皇帝慶曆之際天下之民固已家給人足而歌舞太平左帑月進爲數至微初非剝牀及膚之舉且其王好用其說不至背經方且斥之以助縣官焉此仁宗所以能用周禮也陛下修身齊家強志守度掖庭之費若可以白之天下而無愧竊迹近事不無隱憂瓊林有庫見者怨望今用度果能盡出於公平常賦之外安得羨餘今進奉者果能卻之乎賣官錢入私門固不爲晉武然亦豈無效劉毅之言者

乎徒東庫入西庫固不爲唐憲宗然亦豈無進李絳之諫者乎甚者則爲權宜之取或指爲每歲之定額瑣屑之利或撥爲內廷之集名期會殆類於有司主進不嫌於穢寶蘇軾有言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亦有以致謗臣甚爲清朝惜也今縱未能如仁祖罷有常之賦當思權利之盡足以病民縱未能如仁宗之捐進奉以助縣官當思用度之無節足以病國矧惟今日之事勢視仁祖全盛之時十無二三乎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敢以此規

呂蒙正言都城外飢寒死者甚眾願親近及遠

淳化五年春正月上元節御樓賜宴從臣上曰五代之際生靈之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羸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呂蒙正避席曰乘輿在上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死者甚眾不必盡然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福也

出皇朝  
備要

臣聞天子之事接於所可見則雖庸主有所不敢忽伏於所不可見則雖聖主有所不及知蓋四方有敗必先

知之古人以爲父母斯民之道曾不外是信乎其非易事也四方異聞逆賊風雨之變向無魏相之奏則宣帝惟見其爲無事法令不能制者五十餘州犬戎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向無李絳之言則憲宗惟見其爲太平一君豈不明不敏之主哉特以所見者在此而所不見者在彼耳夫君門遠於萬里斯民憔悴困踣之狀歎息愁恨之聲非能遠徹於前旒黈纒之下也目前之事若有可喜出於意料之外者實有可憂因其可喜而忘其可憂此固聖君之所不爲而亦賢相之所不容不言也太

宗皇帝躬覽庶政以輯寧邦家天下久安民物滋殖上元之真見其繁盛而喜此與樂民之樂者同一意也蒙正則以爲所可見者繁盛之地而所不可見者飢寒之民所可見者御樓之下之景所不可見者都城以外之事都城且然况遠而四方萬里乎今觀都城之氣象天災旣息棟宇翬飛有西都紅塵四方之富年穀麤登糴價不踊無長安斗米十千之憂彼此相賀稱號太平以陛下仁厚愛民聞之豈無太宗繁盛之喜乎然西土創殘狄難方熾尤當念民命之莫保湖湘荐饑食新尙遠

尤當念民力之孔艱江左疾疫死者相枕尤當念民瘼之良苦矧惟近甸之閒或困於水災而賑恤之未有其具或擾於盜賊而銷弭之未有其方獨可謂神京奠枕而遠以爲持盈守成之世乎臣區區愚忠敢述蒙正親近及遠之說以告惟陛下裁敎

孝宗皇帝抑僥倖

乾道九年八月上曰僥倖之門蓋在上者多自啓之

故人生覬覦心

出孝宗聖政

臣竊惟三代而下有國家者未嘗無湯之官刑而不足

寧衛先生文集

卷一

十四

明殿書約園刊本

以儆有位未嘗無周之八柄而不足以馭羣臣是非法之罪也不自取其法於上則今之法猶古之法也天下之人道義之念常輕而功利之念常重靜退之習常少而躁競之習常多此下有脫誤而後足以用吾固無是理也不遇多慾之主則自鬻之書自不可得而上不遇規利之君則鴻都之錢自不可得而入不遇側門用事之世則斜封墨敕之官自不可得而求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其責蓋在上而不在下也孝宗皇帝所謂僥倖之門在上者自啓之大哉聖謨真萬世之龜鑑也且親邸門客

乞理選限之請雖趙雄以爲不可向非孝宗謂朕每守法不敢放開則又涕諸王之愛孰得而議之禁庭官屬未一年而遷轉之事雖金安節以爲不可向非孝宗詔其回授以示優待之不可數則依憑城社之人孰得而正之一代之治光明俊偉職此之由也陛下聖略如神陶鈞獨運天下咸曰今日之孝宗也或者猶謂內批聖旨稍侵相權曲徑旁蹊敢干宸聽停廢之人或無故而起家微賤之吏或無故而持筆一佳郡之闕曷嘗不欲擇良伎而議者則曰雁門可以貨得也一軍職之授曷嘗不欲得賢將而議者又曰節度可以債取也賢否不免於混淆資格將至於紊亂視孝宗之時果何如也臣願陛下主一無適以義奪情謹天子之微言發明主之嘖笑心君志帥自作主張深念孝宗之聖訓以正內朝之本百官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臣不勝惓惓

漢賈山言人主威勢

漢文帝二年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震之以威壓之

以勢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

此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

出通鑑

臣聞好善忘勢賢主之事也滅德作威末歲之事也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舉天下之大固惟我聽從惟我服役也然必有建極之君而後可以言威勢否則君以爲雄孰敢不雄不能免周綽之謂君出言自以爲是羣臣莫敢矯其非不能免子思之憂威驅勢迫一時若足以快人意而他日之患蓋有出於威勢之所不及施者矣文帝天資仁厚非有

韓偓先生文集 卷一

十二回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秦人尊君抑臣之風也賈山言人主之威勢曾雷霆萬鈞之不如帝嘉納之其成後元之治者宜也陛下寬裕有容謙卑自牧天下咸曰堯舜之主漢文不足比德也側聽輿言猶有足爲聖德之累者密旨聞傳於省口造命不由於中書而道揆輕抨彈多尼於調停繳奏不聞於付外而言責失骨鯁之臣不可終棄也雖以公論之明辯而待之如棄梗恩澤之侯不可濫加也雖以言者之顯劾而去之如拔山鬱攸息警之餘民居豈堪於載壞或撤而爲觀宇之通衢公私築邸之秋財賦豈堪於

苛取或撥而爲內庭之課額他如伐木以事無益之費  
繕斧斤或忍及於松楸給田以贍無用之緇黃遷釘或  
不問於民產縉紳憂疑田里咨怨得無如賈山所謂震  
之以威壓之以重者乎嗟夫慶賞刑威曰君固也然無  
勞封爵有罪不刑可乎聖人富有四海固也然殫其地  
之出場其廬之入可乎以是知威勢者人君之所固有  
也而非人君之所可恃也欲令出惟行則當謹於未出  
令之初欲言莫予違則當釋於未敷言之始苟能制命  
爲義不患羣臣無承命爲信之忱苟能祇台德先不患  
天下無不距朕行之意陛下而能行此則藏威勢於不  
用而天下亦自以雷霆萬鈞視之矣臣不勝惓惓

眞宗皇帝戒舉人它途進取

咸平中學究李德明表獻水磴之利上曰舉人當修  
本業以俟科舉他途進取尤多躁競卽詔勒出舉場

出五朝  
寶訓

臣聞取士以法非古也取士而出於法之外尤非古也  
漢人猶能辟舉孝廉至本朝而專上經術詞章之科然  
不如是則濁泥之譏復見於今矣唐人猶能兼採譽望



至本朝而乃有糊名考校之制然不如是則李絳教文  
昌之私屬可以復行於今矣科舉不足以得士而士不  
得不由科舉以進不然大名難居而人心未易厭服也  
故我真宗皇帝因李德明之進表俾其專修本業戒其  
捷出他途非抑其進取也所以涵養士子之心術也嗟  
夫黃金束帛上書非不當賞也而賞不可希安車玄纁  
隱士非不當舉也而舉不可倖儻如王素种放之高尙  
而擢之諫省程頤尹焞之理學而置之經帷是固不害  
其爲出於法之外也今日之士子或以遺逸舉或以說  
經進或上所業或條便宜大者得官次者免解一藝必  
庸羣策必舉豈非朝廷之美事也然未嘗不足以振淹  
留之人而亦足以開爭名競利之徑未嘗不足以得真  
寶之材而亦足以長憑虛駕僞之風流弊易生美意浸  
失本無稽古之力已有車馬之謀本無苦口之言已望  
藥石之報註莊子者必非郭象之手條世務者必非常  
何之文朝廷既難於察詳不材者亦得以得意甚者朝  
扣天關莫干要路掃門求見而不以爲怪憤道乞字而  
不以爲羞此其志將以明道耶抑以謀利耶將以爲吾

國耶抑以爲吾身耶且所貴乎草茅言天下事者以其出於榮辱得喪之外所見明而所言公也儻未言之前已懷希恩澤之謀則議政之意必奪於阿時好之習是未收得士之效而問道求諫之意先壅闕而不通也臣愚欲望聖慈應士子投進之書並付侍從臺諫給舍看詳不足採錄者罷之其有能條陳政事之闕失發明經傳之指意上之朝廷取旨推賞仍俾試而後命之盡革陳乞冒濫之弊既不先聖朝好士之意又以養士子廉介之風其於世教實非小補

唐杜正倫論謹言語

唐杜正倫知起居注帝曰朕在朝不敢言必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右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箠之書千載累德帝悅

臣聞人主之言天下懽忻頌感之判萬世榮華汚辱之候也蓋言而不善易於喪邦書而不法何以示後一言之失始則天下被其害耳而國史書之雖人主亦不免乎後世之議矣雜霸之言累宣帝之治也非讖之言損光武之德也賣直取名之言虧玄宗之明也樞機之發

固不可不謹也唐太宗謂言有利於吾民乃出諸口杜  
正倫極論其失且謂非止百姓之禍抑以貽千載之譏  
理有固然非過論也以陛下之號令文章編之周誥商  
盤而無愧也聽輿人之論豈無足以爲白圭之玷者瑣  
姻之躋膺仕弊政也今或命之進擬彈劾不避權貴美  
事也今或諭之調停錢神可以排紫闥雖瑣屑之訟而  
剖決或煩於聖斷實物欲以實瓊林雖經常之賦而宣  
取或見之指揮內廷營求恩澤苟礙條令則出於特旨  
近習憑依威勢苟犯有司則壓以玉音直士常用而不  
盡用則謂其頗涉於大言小人當去而不盡去則謂其  
姑存於事體大臣與天子相可否者也今天子乃與大  
臣相可否臺諫與天子爭是非者也今天子乃與臺諫  
爭是非凡若此者果太宗之所謂利於民者乎善乎苟  
悅之言曰二史君舉必記得失一朝榮辱千載果若人  
言豈特害當時之政哉千載之下爲聖德之累亦不細  
矣臣願陛下思道揆之重念作猷之難內朝外朝無所  
不致其謹因如綸之義則知自微之必至於著明觀頤  
之象則知已出之不可復入號令必使民悅嘖笑必待

有功內降干求許所司之執奏指揮乘快慮史冊之必  
善筆之帝紀使後世以爲法而不以爲戒則天下幸甚  
臣職在紀言故敢以正倫謹言語之說爲獻惟陛下留  
神

孔子對季康子問盜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臣聞天地之間惟感與應我以此感彼以此應斷斷乎  
不可易也蓋好善好暴惟上所使德風德草其機如神  
民吾亦子欲生惡死趨安避危亦均是心也棄商農工  
賈素習之業而甘心於鴟義之爲以父母妻子仰賴之  
身而自陷於怙終之典豈無所自來哉臧武仲有言上  
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良以上行下  
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有非重賞所能勸嚴刑所  
能止者吁可畏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以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對之釋者謂民化於上不從其令  
從其所好其發明孔子之意何其深切著明也今以邦  
畿之近地輒效潢池之弄兵始則置身跋湖繼則攘臂

市井始則殺越齊民繼則驅辱官吏據有權酷聚黨之具也襲取舟艦爭疆之漸也外示恭順內實跳梁以殺捕逐之師暫焉散羣俄而嘯聚以爲苟延之計大家殊無固志類多相率而逃生細民不能自拔將至相挺而爲變事勢如此通國憂之而臣以爲可憂者固不專在此也何者魚釜偷生自知非可久之謀繡衣遣使未必無擊斬之略無拘文法寬以安之可也設格斬捕嚴以治之亦可也特盜平之後尙有當勞聖慮者耳涼州可博吏道多端南山可移民怨莫雪羨餘之進皆入時多量出時減剋者也今或指泛濫案爲定額而每歲拘催也田產之獻皆已不能有而以與人者也今或指民業爲官物而一遷釘矣是可憂者在近習也殉貨無刑溪壑不厭名田無限阡陌相連府庫之藏已爲厲民以自養也今乃視公帑如私財而暗中移易矣賦稅之額已爲重於堯舜之道也今乃視民財如外府而百計漁取矣是可憂者在官吏也然則欲民之不爲盜其可乎臣願陛下深念孔子之訓正風俗之樞機納斯民於軌物知朝廷無過可以杜姦雄知善人在上可以無幸民知選

用廉吏可以使民自不爲盜則區區癘疥之疾有不足慮者不然漢能平琅琊負固之黨而不能清五侯貪濁亂政之源卒之山東之地悉爲盜區隋能破河北數萬之眾而不能除郡縣刻剝媚上之吏卒之洛口之粟亦爲盜有病證雖除病根猶在天下紛紛之故未知所終也惟陛下亟圖利之

富弼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

富弼上疏云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

喜怒爲用捨

出三朝名臣言行錄

雲窗先生文集 卷二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臣聞之傳曰君所謂可臣獻其否此臣子進言之法也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此人主聽言之法也夫以人主之尊託於公卿大夫士民之上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固無有不摧折者然將順之言若足以快意者而弛弛之色易至於距人以武帝之欲聞至論而狄山之敢言不能不退縮於作色之時以光武之夢想賢士而鄭興之直諫不能不遜辭於詰責之頃蓋雞鳴風雨之晦砥柱波濤之衝此犯天下之至難者也開納獎勵猶恐不至排擯譴斥所存幾何此富弼之告神宗皇帝以

爲同異者喜怒之招也喜怒者用捨之決也人主謹之重之可也故神廟之待羣臣率用此道好爲異論如司馬光猶追念於引去之後不附新法如蘇軾復收敘於遷謫之餘一時諸賢如劉摯范純仁呂公著輩皆能覆護存全以爲它日之臣雖神廟之愛惜善類亦弼之一言有以啓之也陛下天顏和粹每霽威嚴聖度寬弘樂聞忠讜矧惟祖宗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卽超升陛下恪守家法罔敢失墜甚盛德也夫何一二年閒有論事而予外者或謂太息之疏不能免外傳之行有抗章而丐出者或謂還笏之諫不可無歸田之請除官而去言職者或謂其因論延齡之聚斂而遂逐司業也貶秩而煩聖斷者或謂其因疏鄭注之姦邪而謫歸東都也然則弼之所謂以同異爲喜怒以喜怒爲用捨者得無近似之乎嗟夫韓休之堅正異於蕭嵩之順旨而玄宗任之李絳之鯁直異於吉甫之悅媚而憲宗嘉之下吏之辱宣帝常怒夏侯勝而復俾與朝廷之大議殺此田舍翁之語太宗嘗怒魏徵而不失爲社稷之良臣陛下好賢樂善高出前古寧肯處漢唐諸君之下乎

不然嘒嘒者難全則雖有君子亦不肯以抗直買禍容  
容者多福則不待小人亦皆將以迎合爲欺銷剛爲柔  
毀方爲圓終歸於晏嬰所謂濟水之同而已有國家者  
將何便於此臣願陛下充容納之量忘繫累之私曲學  
阿世者必顯賜黜責以杜小人之隙有犯無隱者曲加  
獎借以安君子之心則好惡不作而皇極之論出矣臣  
何幸身親見之

歐陽修言朝廷有懼虜之色無憂虜之心

慶曆五年歐陽修言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

雲窗先生文集

卷二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憂之與懼名近而實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  
懼者臨事皇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

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矣

出皇朝編年備要

臣聞中國之不能自彊皆由畏敵之意有餘而患虜之  
意不足也蓋敵存而懼通國皆然先事而憂常情所忽  
有國家者苟能明其政刑倣其軍實則敵患之突如其  
來卻之一談笑閒耳何懼之有哉不然狼風未警晏然  
無異於平時羽書方馳凜然不能以終日此謂之懼可  
也謂之憂則非也憂者畏無難懼者則畏多難而已憂



者思患豫防懼者則患生而防而已憂者制治於未亂  
保邦于未危懼者則待其將危將亂而左支右吾之不  
暇而已旌旗已蔽於長江而昭明樓觀之役未歇晉所  
以平吳也五牙已指於上流而臨春結綺之樂未艾隋  
所以克陳也忘其所可憂固有大可懼者存也歐陽修  
進言於仁宗謂憂之與懼判乎若穹壤之不相爲非強  
爲是區別也憂者不必懼懼者未必憂理勢相爲也敵  
爲不道荐食上國蕩析我城邑驅徙我人民連年犯蜀  
幾有順流結筏之謀方秋入淮殆用輕騎蹂稼之策邊  
吏有告急之書則朝廷肝食大臣上科墳之奏則當宁  
不怡舊海巢穴逆離守之曰齊人將築薛矣益昌險要  
北軍城之曰晉人戍虎牢矣襄樊故土虜酋噉之曰魏  
人將復取河南四鎮矣謂之不以外患爲憂不可也然  
臣則以爲未嘗憂也何者使今日果以虜爲心則必如  
漢光武之平羣盜不忘滹沱麥飯之事可也何爲有後  
宮排當之侈乎則必如衛文公之待狄人不忘漕邑野  
處之難可也何爲有內庭土木之功乎則必積金帛以  
圖恢復如我神宗有爲之志可也何爲富藏內帑而供

一喜千金之資乎則必不以手筆廢朝政如我高宗中興之規可也何爲而出內批而啓斜封墨敕之漸乎徒聞戰艦不葺真有紙船之譏馬政不修祇取小駟之丑樓櫓不足以嬰矢石糧運不足以贍樵蘇將帥乏材無二矛重弓之備士卒驕惰有釋甲投兵之風環視四顧一無可恃月征日邁視爲故常殆若置此虜於度外者故臣敢妄議以爲今日未嘗憂虜也較之歐陽修之說寧不寒心乎方仁祖之時中國莫安有倚泰山坐平原之勢以遼人之強大而請盟以夏人之崛強而納款修之所言猶且若此使其復生於今日又當何如其痛泣流涕乎惟陛下深念而亟圖之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趙簡子使尹鐸保障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爲保障乎

曰保障哉

臣聞國家之本在州縣州縣不可爲則國家無所庇蔭矣自朝廷不思節用而思生財不思裕民而思足國桑孔之流日夜講明必欲盡籠州縣之利而略無焚林竭澤之憂酒稅茶鹽坊場河渡凡絲粟之尙遺者悉奪而

歸之公上不特此也隸總所則總所奪之隸制府則制府奪之甚而縣鎮經常之用則州郡又從而奪之或置專官或遣專使旁搜妙幹不奪不饜彼其駕朱幡紆黑綬者萬萬無毀家紆國之理環視枵然搏手無策惟有奪吾民事育之資以自逃其責耳於是賢者化而徇俗不肖者資以藩身而生民之禍酷矣重以地狹人稠員多闕少名藩內郡多處貴游下邑偏州亦無近次不安義者以謂人壽幾何且或飛貲貴近之門納謁依憑之地既悖而出必思悖而入以償之未及交符已謀席卷是何異於脫餓虎於圈檻而賣其不可血人於牙也嗚呼如之何而使斯民至於此極而自戕其根本也歟近者浙右之民相挺爲寇盜至於顯書官吏之貪暴彼亦豈不知自愛其身哉芻牧之非其人與其束手以填壑固不若偷延旦夕之命厥鑒不遠又當於不見是圖可也昔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而必先爲保障之計吁何其知言也惟陛下裁幸

歐陽修乞重斷邊將賊汚

歐陽修奏臣伏見近日賊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諒

相繼贓污事發謂凡爲邊將者所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苦之中取其膏血今乃盜朝廷賞勞蕃夷之物如此用心豈是愛君憂國忘身破賊之人何足愛惜若律文已重卽乞盡行更不減法若舊法

尙輕仍望特加重斷

出慶曆三年奏疏

臣聞國之所以爲國者紀綱存焉耳紀綱不存而國猶得以自存者幸也我朝立國以仁未嘗戮一士大夫而獨於賊吏不貸者蓋以殉貨不刑雖聖王不能以化天下而況至於誤國殄民者乎仁宗皇帝朝歐陽修之論

蘇留先生文集

卷一

二五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邊將葛宗古等罪謂其不可屈法者不過以偷謾滅刻寘犒蕃夷軍士之物入己而已向使毒民而激其偕亡之念剝軍而啓其等死之心盜賊藉以爲資夷狄階之猶夏生靈殞於塗炭廟堂費於處分原情定罪雖杖脊於朝廷殺之於市井未爲慘也臣嘗竊窺近報國法幾於蕩然債帥之子親已勒招而追究或因於遷延盜寇之榜指言貪刻而行罰不傷於毫末盡掩公庫之交承而尙煩對定累勤合臺之請申而未敢嚴誅君子則曰姑事含容小人無知至形疑謗臣不知朝廷當此國步

危急之秋何所顧忌而不爲明正紀綱之地哉惟陛下留神

漢李尋言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

李尋曰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脈絡通

偏黨失綱則湧溢爲敗

出前漢李尋傳

臣聞盛德在水於時爲冬水者北方終藏萬物者也至冬而失其性豈偶然之故哉六龍南渡駐蹕錢塘長江蜿蜒朝宗王所所以壯京畿之勢者不爲無助邇年以來屢失故道或壅而途或匯而淵甚者侵謁隄防蕩析

雲窗先生文集 卷二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慮舍民之淪胥以沈者無所哀籲聖心惻然乃命司存輦石度材鳩工簡卒其回狂瀾於旣倒者靡有餘力視濁由己吾民固有以諒吾君之心矣今茲水涸石出之時新隄所築俄蕩而空夫以積數月之勤勞而不能反一汐之衝激信乎變出於天非人力所能勝也李尋謂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厥有旨哉陛下澄澈心源寅畏天戒屏除私請防濫恩也固已合於王道矣然美官好爵泛及近親是隙穴猶未窒也果盡謂之公正否乎報罷內司慮竭澤也固已合於王道矣然羨餘供貢溢

入祕藏是蹊徑猶未清也果盡謂之修明否乎潢池之憂未釋淮甸之寇方滋碩人懷在澗之安宦寺有漏師之漸陰長陽消殆難徧舉若是者皆非先王之道此臣得以妄議水之所以失其性也繼自今真能事爲之防物爲之準隱之於心必求無一之不合於王道則天變可回水性可復矣不然偏黨失綱涌溢爲敗臣尤不能不爲春水將生之慮惟陛下留神

董仲舒乞限民名田

武帝初仲舒上言曰秦除井田民得買賣漢興循而

雪齋先生文集

卷二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

不足塞兼井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出前漢  
食貨志

臣聞三代之民所以無甚富甚貧者以井田之法在也自秦變爲阡陌而兼井之禍起矣夫兼井之初若未見其害也然貧民旣無立錫之地勢必至於聚而爲盜以延旦夕之命固非三代之民皆好善而秦之民皆好暴也井田之制旣未易行而正經界亦一良法也柰何便於小民者強宗巨室之所不便隨議而輒廢欲行而遽止斯民所以不被三代之澤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無

已則漢初限田之法猶可行歟邇來乘富貴之資力者或奪人之田以爲己物阡陌繩聯彌望千里困倉星列奚啻萬斯大則陵轢州縣小則武斷閭閻遂使無賴之徒蟻附蠅集恃爲淵藪甚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固嘗隨官品以定頃畝之限出於所限者仍同編戶充役今固未嘗過而問之嗚呼此富者所以日益富而貧者所以日益貧也爲今之計莫若申明國朝成法應有官之家所置田產不許過於所限之數廉者欲足此數固莫能及貪者旣得此數夫又何求正不必立爲限外充役之說以縱其兼并之欲也夫如是不惟使貪夫知止而貧民其亦瘳乎惟陛下裁幸

唐高錯中詞科知貢舉

高錯連中進士宏詞科開成元年權知貢舉帝曰此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頽俗而錯乃能爲陛下得人

出唐書本傳

臣聞詞學之選其難尙矣非其選之果難也自夫爲士者無家薰戶習之素其能以此試於有司者蓋絕無而僅有也惟其絕無而僅有也故司文衡者亦每難其人

邇來南宮竣事請於科舉三場之外願試詞學者聽玉  
音俞之固足以新美天下之士矣歲當大比科詔將頒  
其爲收拾人才之計尤不容不加之意也夫明月夜光  
暗投則疑高山深水知音者少是必有非常之識而後  
足以察非常之材非常之材固不易得而有非常之識  
者又豈多見臣嘗觀諸路漕司差官考校多取具於見  
任之人雖假手叨第徇情拘法皆取不棄繆種相傳無  
有窮已且識窮彩霓過眼終迷有司之明者猶不免况  
謾聞寡見之人而責其求絕類離倫之士天下固無是  
理也唐朝進士得人爲盛鄭覃以爲知貢舉高錯之力  
錯中詞科者也今天下郡國固不多高錯然作新之初  
選擇而使才豈可不爲之地臣愚以爲莫若戒諭漕臣  
見任官文墨議論不足動人者權與免差於寓居中精  
加遴選以足其數庶幾命題校藝皆有源委則丁度程  
琳之徒將彈冠而相慶矣罔俾高錯專美有唐

吳育言西北邊事甫定未可恃以爲安

慶曆四年時西北邊事甫定吳育因上言今夏人納  
款契丹講盟朝廷爲息肩之計則可未可恃以爲安



也

出仁宗皇帝長編

臣聞敵難孔棘雖庸主不能無懼心邊塵不警雖明主不能無縱心唐李翱有言大功之後逸樂易生乃自昔人主所不免也桑田之勝滅虢之符也鄢陵之捷亂晉之媒也卻匈奴七百餘里亡秦之階也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非不務於戰多雋克也然治外固難而自治爲尤難決勝固難而保勝爲尤難僥倖之不可數得也禍福之相爲倚伏也魏文侯問李克以吳之亡顧以數戰數勝對夫數戰數勝豈非國之福哉勝則驕驕則縱縱則

雲窗先生文集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禍不可勝言者矣仁宗皇帝夏人納款西邊定矣契丹講盟北邊定矣君臣上下宜可歌舞太平矣吳育上言謂之未可恃以爲安非慮過也帝王有大功所以興治口亂可喜者在是也可慮者亦在是也敵人不道荐食上國天心悔禍眷佑中華向有順流結筏之勢今則波濤不警向有閒道幹腹之虞今則唇齒無恙謂之西邊之定可也向有輕騎蹂稼之患今則田野肅清向有閉城危坐之迫今則將士賈勇謂之北邊之定可也駟介百乘獻克楚之俘先路三命行伐齊之賞洗積年退

快之習成不世奇偉之功孰不爲我國家賀也然淮西  
旣翦非無削平僭亂之效而聚斂之事起今其可不如  
仁祖之出內帑而助國用乎吳會旣平非無一統海內  
之績而後宮之寵章今其可不如仁祖之戒嬪御以勿  
通餽遺乎吐蕃屢敗邊功非不可書也而監門驃騎之  
禍作則巖內臣選用之法其可不如仁祖之振朝綱乎  
漠南遠遁國恥非不可雪也而柏梁建章之役興則省  
宮掖浮侈之費其可不如仁祖之愛民力乎矧惟西征  
雖捷而彭亡中夜之痛方深江右雖安而春燕巢木之

慘可念姚襄小敗而其強自若魏人斂戍而佗日復來  
又未可與仁祖之時並論也今未爲安而遽恃以爲安  
可乎厝火積薪難乎安寢大寒索裘後時噬臍則及閒  
暇而明其政刑申儆軍實而于勝之不保大臣以勿恃  
不來爲政事將帥以常如寇至爲規模庶乎今日之可  
喜不至爲異日之大可憂社稷之利也生民之幸也不  
然敵存而懼敵去而舞臣未知其所終也陛下留神

雪窗先生文集附錄

墓誌銘

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  
慶元府兼管內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  
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吳潛撰

通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同提舉  
編修經武要略同提舉編修敕令寧國郡開國  
侯食邑千四百戶食實封二百戶饒虎臣書

中奉大夫權刑部尙書兼修玉牒官兼資善堂翊

雪窗先生文集

附錄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善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皮龍榮篆蓋

嘉熙丁酉余以工部侍郎領吳牧適當平使者闕被旨  
攝事始與鄞人孫守叔爲同僚卽之久見其人溫純肅  
潔心異之未幾守叔果拾級而上青雲矣其在朝廷則  
審其之度正直之節人尊而仰之其在郡國則廉平之  
譽愷悌之風民歌而誦之然年未六十遽棄明時其命  
也夫其可悲也夫君諱夢觀守叔其字雪窗其號也曾  
大父俊父故登仕郎泗州招信縣主簿妣嚴氏繼張氏  
大父才冠故承信郎監臨安府於潛縣稅妣劉氏考參

贈奉直大夫妣陸氏贈令人君登丙戌進士第與兄困  
俱占南宮魁列授迪功郎調桂陽軍教授瀕西提舉司  
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武學諭添差通判  
嚴州台州崇道觀復除武學博士大常寺簿諸王宮大  
小學教授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嘉興府仍  
舊班兼右曹郎官將作監國子司業知泉州兼提舉市  
舶事改知寧國府除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太府卿  
充御試編排官宗正少卿兼給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  
直龍圖閣予祠慈溪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祕閣修撰

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公事復除起居郎兼右侍郎給事  
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集英殿修撰知建  
寧府積官至宣奉大夫君世居郡之慈溪奉直公質直  
而好義以善人稱於鄉慈湖先生楊文元公嘗誌其墓  
積厚報豐遂生君爲聞人初與二兄因困自爲師友旣  
中第益留意古學爲郡博士專以考亭之書淑諸生州  
境有蠻寇帥廉君宜於士而習其俗越次命君攝事寇  
卽定浙右鹽筴最浩繁爲幕官者諸場歲時例有餽君  
皆卻絕戶庭如水王侍郎遂以侍從典州以其學行才

美薦于朝甫登畿輪當面對首論人主聽言不容有所  
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  
而不能用切中千古之病時鄉衮執國柄咸謂美官可  
券取君力請員外治中以去旋引疾歸踰年復召橫經  
朱邸皇弟太傅嗣王嘉其三益之助愛敬彌篤復當陛  
對援周書撫后虐讎及文中子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之  
說懇懇爲上陳之尋以戎監轉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  
有十人疏攻一竦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  
制者且謂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  
倒持之患作當路者浸不悅出守泉州旋易宣蠲逋減  
賦不計緡石凡有泛入盡籍於公蔬食布衣如苦行僧  
衲時雖供億甚繁而郡不告匱版曹專官督賦如星火  
急闔郡皇駭莫知爲計君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  
以留力丐祠且將以郡印牒專官專官聞之夜遁宜人  
至今言之尙流涕也董丞相槐以樞密召還上問江東  
廉吏首以君對上悅除司農少卿適資善講官缺員上  
遴選端良之士亟命君兼贊讀輪當陛對奏謂國家必  
有所恃而後立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

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應自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其言一一如著龜上首肯且奉玉首卿在資善更煩盡心先是有以越職言事削秩者踰年黃猶在牘君曰此非法也卽日塗歸且乞敘用其人時有爲公論所指目者除職予郡君奏謂王安石欲去熙寧之君子則名以流俗京卞欲去元祐之君子則名爲邪黨秦檜欲去紹興之君子則名以異議李沐陳賈欲去慶元之君子則名以僞學某人復倡爲虛議論以盡去更化以來所收召之君子非所以爲世道計四月以資善堂滿歲遷制詞有曰雖含章從事有閭閻侃侃似不能言之風及批敕塗黃乃蹇蹇諤諤有凜不可犯之色蓋上意也當國者惡之是月免兼瑣闥進右螭八上章引退乙卯正月進左螭免牘三四上儉人吳燧擠而擊之除直龍圖閣予祠十月升祕撰提泉諸道丙辰正月甫抵司存復以舊班召公聞命凡泉司供帳悉付之護印者歸裝蕭然抵門奏事抗論益切大概以寵賂彰仁

賢逝貨財偏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既  
易相之後弊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君曰吾以一  
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未幾  
□侍郎右選仍兼瑣闥贊讀如故皇子忠王聞君再爲  
講官喜甚君每入講必援先儒格言反覆開陳王亦多  
所諮問七月進大司成旋真除二卿陞翊善君親被主  
知屢膺天獎兩地可以拾級而升然雅志恬淡入從僅  
三月卽三疏祈閒辭甚苦至上留之不可二月以殿撰  
宅牧武夷夏五領事首以考亭先生絜矩之義諭郡人

雪窗先生文集

附錄

五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蠲絲穀之積逋不翅以萬計不遺一卒下屬邑兩造在  
庭決以公是雖麗於罰者無怨言布衣蔬食之操視守  
宣有加焉建多君子其達官顯人徐知院清叟蔡參政  
抗皆相推以爲有古循吏風君每謂諸邑月解自鹽運  
不續鑿空取辦展轉病民方欲爲千里赤子祈哀於上  
圖所以變而通之者遽以微疾至大故未屬纊前猶攬  
衣危坐曰吾荷上奇遇忠言無不售雖屢爲柄臣所排  
獨主上保全以至於此今疾不可爲論報已矣口授遺  
表枕寶懇惻不出於大學末章人才貨財之二事草畢

凝然而逝七月十二日也享年五十有八訃聞上悼惜久之地恩如律加賻贈三百疋兩制詞有曰貳銓省以掄材其清如水登瑣闥而批敕有力回天深悼遺忠再加襚飾嗚呼君之報主未終而上之眷君益厚君有遺憾而上則無遺憾矣君未薨前三日郡人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自郡治出視之則公也俄而君不弔闔郡士民相與驚異多至泣下君妻葉氏平菴項公宣撫之親甥躬務勤儉克相其夫先君十八年卒贈令人子男六人五人皆幼亡從孫將以公致仕澤補承務郎女二人在室從孫九月辛酉葬君於邑之郎官坪之原并徙葉氏令人合隧潛嘗謂孔子才難之歎以爲唐虞之際於斯爲盛際者接也言自唐虞下至於周而人才之盛方見於斯意者自皋陶九德之目至周之九人而始備乎故曰才難不其然乎後世之才固未易與盛周時比然如君者亦幾於寬粟柔立愿恭亂敬擾毅直溫簡廉剛塞疆義之大致矣其爲人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雖賁育之勇不能過故其立朝之節光明俊偉與嚴霜烈日爭光至其治郡則純以寬大奉行詔



令在宣時教條簡便刑罰寢息日未晡吏散庭宣籟闐  
然人不知其爲太守治所也古所謂循吏非耶迺若居  
家孝友居鄉退遜處趙魏之鄉爭以陶朱猗頓相雄長  
而泊然自好視貨財如糞土入都法從出領藩符不過  
敗屋數間人不堪其憂而君處之裕如也可謂清風高  
節遠追董孝而逼慈湖矣瞻眾鳥之翔飛悵祥鳳之孤  
逝得不重爲世道惜耶潛與君交雖澹而意甚真其死  
也不克臨其棺其藏也不克臨其穴從孫以狀來請誌  
其墓不忍辭而爲之銘曰有德之人默默循循內不足  
者驕誇矜盈彼美雪窗抱德懷節退然無能厥聞四達  
越三十載中外荐更不急不徐維義之行淳祐中年風  
憲消弭亂匪自它權貴所使誰能抗疏排雲數陳君於  
是時王吉賈生寶祐之初朋引儉隱邪欲熾正理幾  
蝕誰遏其萌罔俾復然君於是時富弼李藩方在邸僚  
里人當路頃步要津掉頭引去強禦橫行誰敢侮予直  
唾怒虎折箠奮呼身在南邦心在王室方俟東歸妖夢  
隨入名山大川舒斂英靈明則爲人幽復爲神不以存  
存不以亡壞亦理之常無足怪者千載而下川陵變遷

視諸斯文敬心油然而

故吏部侍郎孫公既葬十有九年嗣子從孫手故丞相  
吳公所集銘屬應麟識遺事應麟幼游公伯仲間孝友  
若萬石君家心誠慕之惟先君吏部爲嘉熙學官淳祐  
尚書郎與公同升者三同補外亦三出處偕趨舍合先  
君晚侍經幄年不逮寶祐公獨翔兩省騫法從而重名  
節如圭璧輕人爵如芥屣姦臣仇太學上書士將一網  
斥之公特立不阿力辭大司成振袂投紱鴻飛冥冥遠  
引乎建水之湄先見勇決公兼有之吳公時有所避大

雲衝先生文集

附錄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節缺而未載蓋有待也公沒後鴉集鳳沼正途蔽塞遂  
稔開慶之變易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茲不可不書前  
修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爲好官易爲好人難公持身  
玉雪一志初終楊文公富貴非所願劉文定爲元祐全  
人位不滿台鼎笑憾焉公兄困文行競爽仕至朝請大  
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於是奉直公贈太中大夫陸令  
人贈碩人從孫襁褓而孤宮教君拊育誨飭如己子以  
至成立今爲承奉郎二女長適某官史吉卿次適某官  
高陵其嫁皆宮教君主之華鄂相扶之誼可爲鄉閭法

兄子獬孫趾世科宰畿縣終朝奉郎一門第進士入成均者踵武殖德藝善固有自來公暨伯氏追琢陶染之力爲多青臯素履不改布韋然遺子孫以安者在此昔功爲多清操素履不改布韋然遺子孫以安者在此昔虞仲翔對王景興鄧句章有士六人到今流芳簡冊應麟上論近世名卿於慈溪得三賢焉文元楊公文靖張公則聞而知之公則見而知之允矣君子愛直之遺德言不朽千載之思位雖詘其道信矣數雖短其名長矣識其大者著之銘陰以俟作宋一經者攷焉亦以附河東先友記云德祐初元朝請大夫權禮部尙書兼給

雪窗先生文集

附錄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應麟記

書堂載闕諸生齋沐有請於文昌玉堂厚翁先生既蒙賜之記爲不朽之傳矣一日會堂上堂賓孫君一子袖出鉅編則前丞相履齋吳公所纂其先正吏部侍郎雪窗先生之銘而文昌玉堂先生爲之補其遺事於後昔韓昌黎爲張中丞敘傳後柳河東亦爲段太尉狀逸事□□欲以一網空六館竅鋒毒燄甚於睢城之劇寇邪營之驕帥公於是時位大司成少屈意揣合兩地之登

一武可隲乃毅然去之勇過賁育厚翁先生以一代韓柳筆發明去就大節足以伸公志於九京之下使百世之後聞其風者頑廉懦立且有以慰嗣子願揚其親名之心矣滅炎先伯氏賢可以舍選登壬辰乙科與宮講公繹先生爲同舍生同年進士故吏侍公之位於朝也獲以年家子姓展北面握趨禮今與一子又爲慈湖精舍同堂友遂獲肅襟圭復斯文儼前修之如在極仰止於高山豈不厚自幸哉元默執徐夏五月旣望湖壑出人曹滅炎拜手敬識於彛訓之堂

雪窗先生文集

附錄

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像贊

神氣完固胸次灑落雲鶴游空冰蘖在壑以敬義爲執持以經史爲該博引君當道也則天開日明爲國除暴也若風驅電卻可託孤而寄命誠先憂而後樂惜乎年甫六十而令終失此北門之鎖鑰也噫

道契生吳潛題

祭文

徐參政

清叟

鄞山嵯峨鄞水清泚爰鍾才賢爲聖世瑞惟公之生陶

和毓粹拾芥巍科蜚英膺仕其司封駁恪守公是其參  
扈從時有欲議成均虛席公爲師氏去就從容無取可  
指暨守建藩露綬未幾不事急苛一廉如水使其爲邦  
獲至滿歲郡計必紓民生必遂于嗟云何二豎作崇建  
民無福失此良吏余叨受塵愴爲出涕匪私吾鄉抑慮  
斯世哲人云亡邦國殄瘁

蔡參政 抗

惟公稟識趣之高明藹襟度之粹夷學術根於正大政  
事尙乎寬慈信有爲而有守亦不激以不隨休休如有

雪窗先生文集 附錄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容而瑣闕封駁則一事不苟恂恂似不言而儲宮訓迪  
則片善必規蓋有所謂仁者之勇而無魂於帝子之師  
忠君一節歷終始以不變治郡一廉舉表裏以無欺當  
教條之甫頒卽仁聲之四馳寬征薄賦一本以苦節之  
訓止爭息訟惟去其無情之辭三月備殫於摩撫千里  
隨見於轉移何上天之難諶而哲人之遽萎嗚呼哀哉  
某曩幸於同班列夙起敬於羽儀方期公於大用胡遽  
止於如斯聞靈輿之戒道紛涕泗之交頤遣一觴而致  
醑姑寓哀於此詞

史安撫嵩之

居與公同鄉仕與公同契惟是死生之殊爲之痛哭流涕攷其憂愛則長孺宣公議論則仲舒賈誼操行則管寧邴原政事則黃霸龔遂粵躋月卿直進螭陛銜臺弄印就以節昇暨入修門終始一致分庭橐班精綜銓事風采振揚黃門要地羣玉召對學士國器馭退急流而領竹使謂卽袞歸寧料蟬蛻經綸萬端沆未盡試西風吹訃善類掩袂我方駐轅公亦繼至丹碧數驛倍勞鑿寐擬尋洛社歲晚陪侍子來幾日山頽星墜痛鄉舊之彫傷嗟吾徒其何恃屬閻寄之攸拘莫越境而赴義敬往東芻將此掬淚公茹其誠必歆此酌

章運使鏞 趙提舉

丹山黯兮碧水淒西風起兮白楊飛愁雲慘兮素車馳  
薜露歌兮辰光稀昔旌麾兮今輶輶紛祖道兮垂涕洟  
同倚盡心兮悵英規親友歸原兮憶歌詩樂莫樂兮心  
相知樂未極兮已纏悲奠東芻兮酒盈卮巫陽下招兮  
魂其歸詞有盡兮哀無涯靈有知兮庶格思

嗚呼鄧山崔嵬寶鍾異材公稟其粹琮璧瓊瑰慈溪瑩

澈實涵清節公厲其操玉壺冰雪學問所至貫濂會伊  
標榜不立爲世宗師文章所發薰班摘宋機軸天成萬  
口傳誦蚤登清要兩拜夕郎藩房翊善晉佩荷囊綱常  
一說照耀百世非沽非激職在獻替一出一處繫國重  
輕疏五當去莫能留行公來建安實重閩粵民安訟理  
甫及兩月式燕嘉賓心氣和平胡爲越夕遽隔死生悠  
悠蒼天豈未欲治哲人其萎邦國殄瘁某等或聯班著  
或尾瑣闡臺府鼎峙輔車相依辱知幾年抱恨千古痛  
念嬰兒驟失慈父賴有猶子克紹名門上承先志下裕  
後昆惟公此念淚語難盡天人之際實不可問東芻薄  
莫侑以哀詞爲天下哭非哭吾私

林趙二倅

嗟嗟我公百世典刑而不流直哉惟清其聞望粹乎  
如玉其節概凜乎如冰其博洽歐陽子之學其先見呂  
獻可之明其論駁蔚有三舍人之風采其去國殆如唐  
質肅一葉之輕把麾來守於丹碧教令煥然而一新蒼  
生方被乎潤澤紫霞忽見乎殞星聞者莫不咨嗟而哀  
嗚呼某等叨陪賓從之趨承敬致一奠長號撫膺嗚呼

顏氏子已矣其懿德高行常存乎陋巷黔婁子往矣其  
清風修譽獨留乎布衾此又所以廉頑立懦爲公身多  
不朽之名嗚呼哀哉公之德望如玉其純公之襟度溫  
然若春廉以立懦直以全真寬以容物嚴以立身修潔  
博習漢儒之醇執德不回殷之仁人治最惟良晉吏之  
循論較守正唐之詞臣進持從橐徧歷要津分符丹碧  
條教方新修馬仙逝聞者酸辛家無餘財文正施菑布  
衾覆殮司馬清貧公之素節視古無鄰嗚呼昔有賢牧  
惠我建民千載血食黎岳之神公今往矣民懷其仁紫  
霞遺愛與梨岳均某等趨承伊始半刺濫巾聞公之訃  
號泣于旻靈輒在堂芻奠薄陳公其監只洩哀茲辰

趙運管

嗚呼山鬱蔥兮鄮峯水清漣兮慈湖偉鍾美兮名門多  
蜚英兮亨衢公挺生兮爲五十年之眞儒國有瑞鎮兮  
道有宗主士有賢師兮民有慈父卻富貴而不慕兮安  
恬靜而有餘朝青瑣兮執詔夜青鐙兮緝書業業兢兢  
兮王事申申天天兮燕居蔬食自給兮澹然淵明之高  
趣大圭無玷兮凜然溫公之清規方擁駟以南來兮冀



寬君子之憂願曾下車之無幾兮洽德風而教雨政清  
簡而不擾兮心矜惻而不侮至六旬之未久兮民相孚  
而安堵儼初筵之宴賓兮公溫顏而笑語何一夕而相  
去兮倏蟬蛻而輕舉豈死生之了然兮本無閒於去住  
抑歲已而賢嗟兮乃厄運之適遇顏跖壽夭兮理固不  
能以勝數嗚呼哀哉人才寥落兮梗余心之歎歎國步  
多艱兮嗟緩急其誰與公兀然而化兮音容絕於千古  
悵師德之末由兮惜依仁之無所率同僚而入奠兮各  
潸然其巾淚

雪窗先生文集

附錄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建陽鄧宰

銘之

嗚呼素商慘兮秋聲白露淒兮夕翳毫倪引嬰而蹙頞  
道路讀碑而墮淚是惟某人方輪載途道出乎東陽之  
屬隸也惟公泰山儒宗南宮魁第自金耀之陞華暨荷  
囊之入侍夕拜而凜批救之風晨入而倡舉幡之義進  
退莫不有度富貴不淫其志睨政地而卻立請守麾而  
出試碧水潛藩考亭闕里以絜矩之道新其民以誠己  
之學淑其土方補和櫛芴覺景象之頓異使少遲歲月  
之久將盡吐民物之氣何建人之無福我公不幸而卽

世也然人知爲建民惜不知爲天下惜知爲我公喟不  
知爲世道喟也維今局勢猶棋國事如蝟方眾芳之彫  
落更一賢之淪棄豈天其舍我不欲當今之平治邪抑  
賢人之嗟竟莫逃乎已蛇之歲邪某負弩道傍甫爲屬  
吏接誨言於從容樂教條之簡易倏焉訃聞傷此殄瘁  
憶公之來煌煌千騎悵公之往悠悠丹旆豈不爾思潛  
然出涕敬帥吏民有嚴路祭蓋非獨以哭吾私實爲斯  
世斯文而一酹

崇安趙宰

時錄

雪齋先生文集

附錄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之學問淵止水深公之節行雪霽冰清公之文章玉  
振金聲公之政事鑑空衡平自魁蘭省闊步修程鸞臺  
麟閣迭著香名牡轡虎符綽有口稱尙憑熊軾來鎮輓  
城麥歧興詠竹馬歡迎丹山碧水與有光明謂宜促覲  
均福蒼生天不憇遺遽殞哲人施者未燁膏其已屯某  
邑之屬吏興言涕零瞻望弗及觴酒盈盈英魂如在監  
此赤忱

門生上元尉翁泳

監岳蔡公亮

孟子旣沒聖學不傳琴琴泯泯十五百年未德休明篤

生濂洛天使先覺覺其後覺中興三哲海內所宗集厥大成則惟文公同時亦有邪說暴行竊取佛老文以孔孟口其傳之翼翼縣縣公生其間獨曰不然周程正傳乃在朱子躬取四書日求厥理宏綱機要既會於心茫茫墜緒力期往尋以事聖君以翊帝子以之庇民以之取士謂公亮三世實與斯文謂泳從師正傳早登品題哀惜薦於天子不求而得公實知己帝命我公出鎮於藩民沐深仁士無閒言曾幾何時訃音忽至感念殊知有淚如水昔迎公車平洲之頭今哭公柩錦溪之陬哀痛無惊莫名盛德之一二傳述言行當有遂門人之志

雪窗先生文集

附錄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制幹 夢松

陳制幹 一愚

儲教授 櫟

趙察判 善魁

趙節推

趙察推

施知錄 晞祖

建安王丞 珉

趙司理 時玲

趙司戶 希逢

趙司理 與率

蔡司法 應龍

池監場 伯琦

趙權宰 榮

唐權宰 慶逢

趙簿 與眠

林尉開祖

饒尉夢得

吾國之脈脈以諸賢責備其閒誰歎德全皎皎夷清或  
激而偏穆穆惠和或流而圓不激不流惟公獨然慈湖  
其鄉泰山其傳渾融一致孰後孰先掇科入仕踰三十  
年眼閱餘子紛紛乞憐榮辱頃刻加膝墜淵豈無砥柱  
頽波不遷結知九重謝絕夤緣出藩入從鳳咎鸞鞭指  
日可見冕集飛蟬公謂富貴如風中煙萬古不磨名義  
爲堅蒼佩解去有鶴銜鱸青瑣駁奏逐雀者鷓身輕一  
葉祈閒屢牋帝不可留借重蕃宣丹山峩峩碧灣滉滉

雪窗先生文集

附錄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彫土瘠疇致或前公古元結曰我所使觸熱南來赤  
帷甫褰民物蘇醒露潤頰鮮頌聲四起壽公歲千黃堂  
深覩貧之初筵曾不越宿玉樓已仙仁胡不壽疾胡不  
痊民之無祿俾公逝川凡我寮屬日指周全公今往矣  
中流失船盍簪一酌泣涕漣漣善類星稀如何蒼天

通判兄

嗚呼四海之內孰無兄弟惟予與汝相與之情則未易  
殫形方其周旋於膝下之養也自經營菽水之外勉以  
讀書蓋朝斯而夕斯也暨汝登第得配於京則靡私其

財惟以供同堂之爨無二心也初調冷官則恪守廉介所得奉餘惟以給宗親之貧而不以奉口體也甚而一飲一食一絲一縷必與眾共雖自困於飢寒晏如也始得賞延誰不私爲若子若孫之計而首及於季弟亦旣抱子矣而且及於予之子固不恤其後或有或亡也得官於三十年而一貧如故兄弟聚居破屋幾無以容欲構一室度用新楮二三千緡而竟不克就以急於用亟於無貲而自不暇故也若夫待人之和益然可掬臨事之節屹然不移則得於性能而天授者也暨躋從囊

駸駸柄用而力祈閑廩則不以富貴累其守也出麾藩郡聞其彫弊矣而自恃勤廉則不以難易阻行也幼年多病懶於應酬度其所以遂祿者則以家貧不能自給而篤於兄弟宗族之誼也臨別賦詩其卒章曰不知癡事何時了風雨牀頭養莫齡執手傷離有淚如注家問往來僅閱三月耿蘭之報何爲乎忽焉而前嗚呼痛哉嗚呼痛哉誠知其如此則予將從汝之行猶得省汝之病與兄訣見汝斂然豈料至此耶七月旣望得汝六月三十日書筆力剛勁自謂可以保其無恙曾謂未得書

之前三日而汝已死耶汝之躬行天奪之速耶予之不孝不友獲戾于天而致汝之死耶

六子姪

在建寧成服時

鄞山嗟峨鍾此音英應奉五行武子囊螢性資物表退然不爭富貴分內澹然無營待人如同胞事親如奉盈見不善如探湯應萬物如履冰宜致仕路之高騫不改書生之舊盟不必書張公藝之忍字和氣萃一門之弟兄不必置范文正之義田俸入以活族而無奇贏他人有容於勉強叔父皆出於安行士曰孫公今之獨醒歸

雪窗先生文集

附錄

二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求之德宅神庭民曰侍郎今之眞清所受用者蔬食菜羹振熙寧三舍人之風采起紹興兩資講之芳馨丹心一片之耿耿絲鬢一握而星星上方有意於大用顧乃屢疏而辭榮必得請而後已遂出守於丹碧之城正將守一分之素以寬民無情之詞而省刑以如此之盛心晚節亦當壽考而康寧孰信夫兩月之閒乃遽棄於遐齡又孰信夫一日之閒鑿藥遽至於弗靈囿於形者固莫逃乎數而仁者必壽雖理亦不可得而明嗚呼哉有女既長有子方生無屋可居無田可耕誰爲宗族

親黨無所不用其極乃獨於此而不用吾情豈彼蒼者  
天亦知吾叔父爲身之念輕抑平日尊德樂道之如許  
先哲特令一則於考亭又豈厭世澗濁潔身而逝抑又  
豈天上玉樓於已歲而徑成嗚呼哀哉小姪不天少也  
孤嫗施恩鑒哺課業韓鐙在家在官每令合并其如成  
我知我殆有父母之所不能豈知大恩之未報而嚴霜  
之夜零嗚呼哀哉叔父之來竹馬歡迎曾幾何時白旂  
央央鄉賢憫惻於周身之具臺使光寵以弔唁之誠監  
郡同寮之宣力後事蓋無一節之不精雖高誼古心之  
不可及亦遺德餘澤之有可憑嗚呼哀哉望峴首之碑  
者莫不相顧而失驚況乎友者欲久存其道親者欲久  
存其戚如之何其不嗟歎而失聲又況乎屬爲叔姪誼  
均父子又如之何其不涕泗縱橫所以不敢卽死以從  
九原者蓋欲護旅櫬於故鄉陪令子之一經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嗚呼可以觀臣道矣夫惟不欺故能犯非亢也誠之不容已也應奎讀我公之集仰窺其爲心蓋自委質後已不知有成敗利鈍故其言懇切暢達直以身任天下之重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是故臣非忠之難難在立誠耳嗚呼茲集也可以觀矣是用刻之以永其傳焉嘉靖丁酉歲十月朔日裔孫應奎百拜識于江陰之敬止堂

按公所修譜牒自鄧始祖至公凡十世又十一世至應奎則公蓋應奎十世祖也距今餘三百年于茲遺稿猶

雪窗先生文集

跋

一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幸覩之噫休烈耿存家法可繼其所以籍我子孫者豈直遺安已耶草廬吳先生世之聞人觀所撰誌銘則我祖之在當時可知矣先是應奎懼其稿之逸嘗壽諸梓已乃出必載之因竊窺其埃而測其深殆其志貞而靡固也其行危而匪激也其言核而可迪也其學稽而適宗也其才宏而練務也生不苟祿死不忘君古所謂純臣者非歟顧屢召屢黜用不償志豈有宋末造非我祖一身之不遇耶抑天地浩氣聚爲正人國將昌則使敷之事功以康民物國將亂則使著之節義以扶人極未



可以遇不遇論耶嗟夫寧爲事功不爲節義君子之心也乃若有道而穀亦無事功可見將焉用之應奎對越遺編羹牆我祖蓋惴惴焉懼以忝世蔑自安矣嗚呼祖宗有美而弗知弗能繼也其如子孫何哉嘉靖二十五年臘月二日寓汴崇正書院不肖孫應奎再百拜謹識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